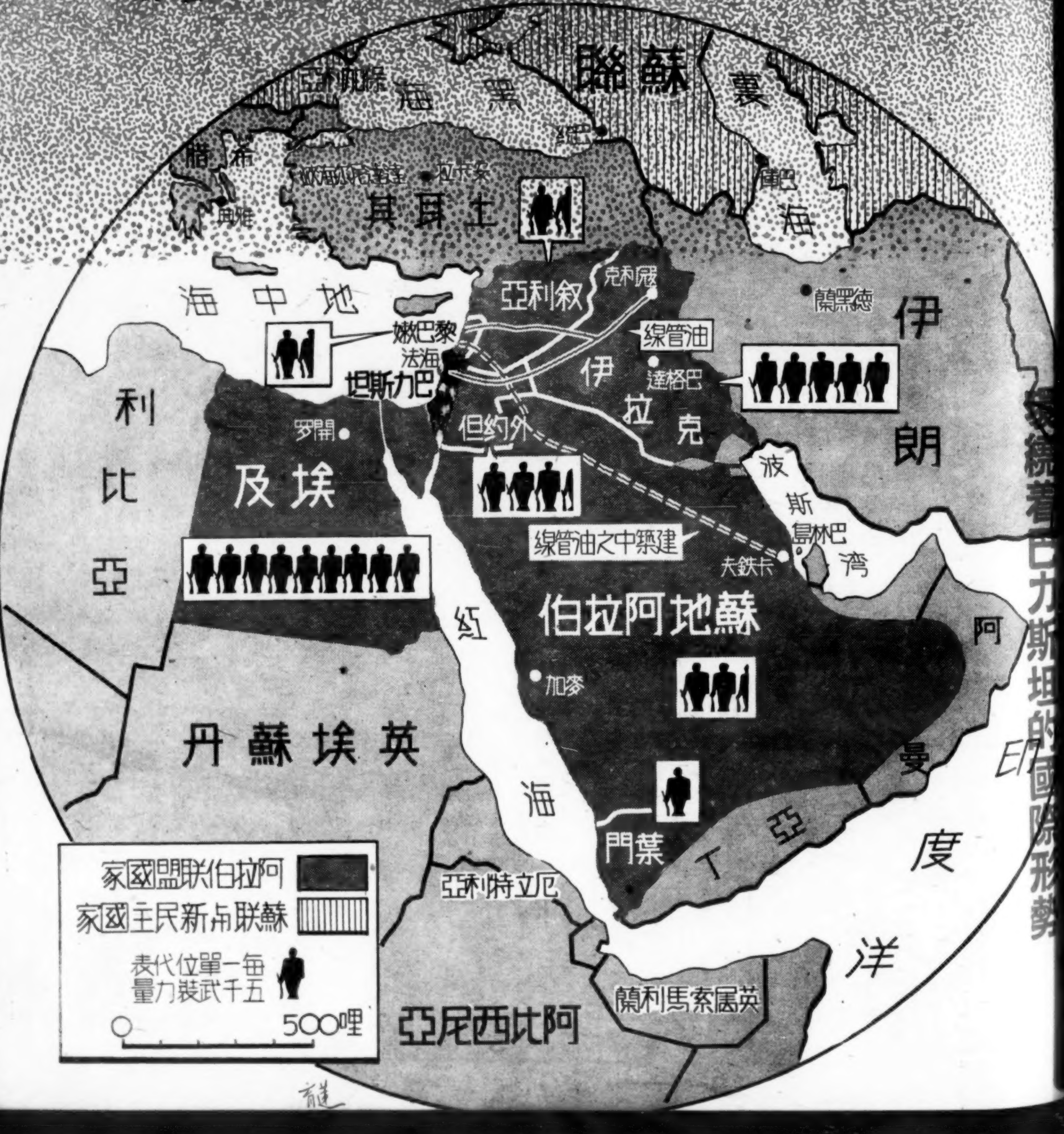
國際 政治 經濟 文化 週刊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十七期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一日出版



環繞着巴力斯坦的國際形勢

南美風雲

爲了給「冷戰」助威，美國拉攏了拉丁美洲國家，在哥倫比亞舉行第九次的汎美會議。但是，戰後歐洲和世界各方面所遭遇的政治經濟問題，在美洲同樣存在着。哥倫比亞發生了民衆暴動，科斯泰黎加發生了內戰。這不是「赤色威脅」這一帽子所能遮蓋盡的。

（上）哥倫比亞自由黨領袖被暗殺激起了

（右）哥京波哥大街頭的民衆暴動。

哥倫比亞—南美的橋頭堡

朱育蓮繪

（上）支持科斯泰黎加左翼政府的共產黨領袖摩拉。

（下）科斯泰黎加內戰中的右翼叛軍領袖：（右）斐哥爾・（左）烏萊特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第十七期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世界知識編輯部

發行人　王德鵬

發行所　世界知識社
上海（〇）河南中路八二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電報掛號九三四二

印刷者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

— 目錄 —

瞭望台……（一）
五月的世界——從羅馬到巴黎——園着西歐的活動——平壞會議——狐假虎威——聖地的混亂——援華特別機構
朝鮮民族鬥爭的新發展……潘光祖（四）
平壞會議的中心人物：
金日成……斐軍（六）
美國第三黨運動與大選……貝遜（七）
世界「論國際危機」……高弼譯（九）
論壇 加工精製的歇斯底里亞……華萊士（九）
銀行家的內閣……怡譯（一一）
讀者・作者・與編者……（一一）
世界點滴……高弼（一二）
誰來阻止胡鬧？……馮亦代譯（一三）
巴力斯坦的前途……杜德（一四）
一個澳洲軍官眼中的希臘……張沅譯（一五）
知識份子在蘇聯……賓符譯（一六）

零售：每冊法幣三萬五千元

預定三月共十二期計：
平寄：三十五萬元
掛號：四十七萬五千元
航平：五十二萬元
航掛：六十五萬元
國外平寄：半年美金四元

・郵費漲價另函通知・國內外各大書店均售・

廣告價目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底外（雙色）	一千五百萬元	九百萬元	五百萬元
封底裏	一千四百萬元	八百萬元	四百五十萬元
正文前後	一千二百萬元	七百萬元	四百萬元

五月的世界

從暮春到初夏，世界又踏上了五月。

戰爭的叫囂繼續在進行；軍事的控制、政治的干涉、經濟的滲透，也繼續在進行。

但這只是圖畫的一面，是世界陰暗的一面。圖畫有它另一面。那另一面是世界人民反控制、反干涉、反「滲透」的爲了和平民主建設的奮鬥，那是世界的光明面。

在五月的和風中，我們固然仍時時嗅到烏烟瘴氣的火藥味，但同時也看到世界和平民主的力量，正在愈益壯大地抬頭和發展。

第一、是南北朝鮮各政黨在平壤舉行了統一會議，議決反對南朝鮮的單獨選舉，要求建立統一南北朝鮮的中央政府，並要求美蘇駐軍撤退。在這次會議中，除了李承晚一派以外，南朝鮮右派各黨領袖如金九金奎植等也都出席參加，這表現了朝鮮南北各黨派的統一團結，也表現了朝鮮人民反對分裂、反對外國干涉和要求獨立統一的意志。這不但是朝鮮民族鬥爭的新發展，也是遠東和平的曙光。

第二、在蘇聯和東歐諸國中，和平建設和國際團結正在邁步進行着。據二十五日塔斯社電傳，蘇聯的工人展開了大規模的生產競賽，要「以勞動的果實來迎接五一節」，據說有幾百個工廠已提前完成了四個月的生產計劃。這一和平生產的沉着努力，應該是對於喧聒一時的戰爭叫囂的有力答覆。

在捷克，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的新憲法正由全國人民熱烈討論中。蘇芬公約已經芬蘭議會通過；防德再起的捷保公約也告成立。捷克總統貝奈斯對於保國總理季米特洛夫的親自接見，更一掃國際間瀰漾巳久的謠言。

第三、在美國，擁護華萊士運動廣泛地展開着。由於華萊士的反對戰爭政策的號召，他的聲望日高。在美國三十九州中，已成立了一百多處「學生擁護華萊士委員會」，曾有七萬五千餘學生參加反對徵兵和普遍軍訓的示威遊行。他們喊出了「我不要我的爸爸去打仗」、「要學校不要營房」、「要書籍不要槍彈」的口號。從這一如火似荼的運動，可以看出美國人民的日趨覺醒，美國大多數的人民不要戰爭。

保加利亞總統季米特洛夫曾在布拉格發表談話，說明了戰爭不致爆發的六點理由：「（一）人民均不願再有戰爭；（二）蘇聯領導的和平及民主勢力日趨强大及團結；（三）人民經由人民政府掌握政權者日多；（四）民衆對於戰販陰謀愈加注意；（五）各國如能本於德黑蘭、雅爾達及波茨坦協定而行事，任何問題均不難和平解決；（六）美英及西歐的農工，決不同意再事動員，以其血肉供帝國主義者驅使。」這確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從羅馬到巴黎

義大利選舉以後，基督教民主黨雖佔優勢，但人民民主陣線仍居第二位。例如義共在衆院中的議席反而較在制憲議會中增加了；參議員選舉結果，基督民主黨得一千〇七十四萬票，佔百分之四七．九，民主陣線得六百九十五萬五千二百二十九票，佔百分之三十一。這一點，有如義共領袖杜格里亞蒂解釋說：「義大利選舉的結果，很不合一般民衆的期望，……但共產黨在衆院方面獲得的席數已較在制憲會議中獲得者爲多。尤須注意者，目前情勢嚴重已非昔日可比，外國帝國主義者資本家農村反動份子牧師及社會民主黨叛徒今日已聯合一致，憑藉無稽謠言及暴力向我們進攻，我們在此狀況下，仍能獲得此種成就，殊非易事。……我們已準備開始新的戰鬥。……」義共另一領袖朗哥則說：「此次選舉是領導我們進入未來的跳板，它決不是我們的滑鐵盧。」

據二十一日法國新聞社電傳，一位巴黎有資格

「冷戰」下的和平

美國人眼中的「冷戰」

——芝加哥時報漫畫

的觀察家對此次義國選舉會作如下的分析：「基督教民主黨在義大利選舉中獲勝，並非表示共產黨已喪失其大部份支持，更非表示喀斯貝里政策已受大部份人民的擁護。基督教民主黨此次獲勝，乃因若干小政黨例如極右派的保王黨等深恐共產黨獲致勝利，故不顧分散力量，乃改變態度而投票贊助基督民主黨。此等人士現仍反對基督教民主黨的對內政策。故該黨雖在數量上獲勝，但其團結力已告削弱。」這一分析倒是中肯的。因此，無怪乎華萊士要說：「美國在義大利國內用掉二十億美元，但義大利人民的問題並不會解決，而且還不會走上解決的途徑。……！美國設法在義大利選舉中收買選舉票，如果以為我們已收買到義大利人的友誼，那我們便是蠢貨了。」

四月是羅馬，五月是巴黎了。義大利的鬥爭進入了新階段，法國又將在本月中舉行選舉了。在國際逆流的激盪中，戴高樂已公然躍躍欲試地在馬賽發表了法西斯式的演說；十八日，法共領袖陶萊士也在巴黎青年與勞動人民大會中演說，除斥責戴高樂外，特別指出「馬歇爾計劃要把法蘭西變成一個殖民地。」

從羅馬到巴黎，環繞馬歇爾計劃的鬥爭將愈趨尖銳化是可以斷言的。

圍着西歐的活動

這一周來，西歐局勢雖無具體的發展，但圍着西歐的多角活動是緊張的。

軍事和經濟雙管齊下。在倫敦，西歐聯盟常設機構於二十四日開第一次會，由貝文外長主持。該會的主要任務為：（一）根據美國可能給予的軍事保證，討論西歐五國的安全措施；（二）研究可使義大利參加西歐聯盟的條件。同時，西歐五國國防部長亦將在英集議，以討論要求美國軍事援助的問題。

在布魯塞爾，五國代表於二十七日起討論增強西歐經濟聯繫的問題。

另一方面，歐洲十三國社會黨，在勒魯姆（法）和達爾頓（英）的主持之下，在巴黎舉行會議，據說將起草「社會主義國家歐洲聯邦」的計劃，並決定在巴黎設立情報中心。這雖是「別開蹊徑」的組織，其目的却是與西歐聯盟「殊途同歸」的。

此外，義大利正醞釀加入西歐聯盟；佛朗哥已派特使到華盛頓去談判。

二十四日，馬歇爾匆匆自波哥大趕回華盛頓。馬歇爾為什麼忽然回來呢？據路透社記者分析道：

政界人士相信自義大利投入西方陣線後，東西奪取在歐優勢的鬥爭，將在德國演出下一幕。今只待美國肯定表示對鞏固西歐的努力擬作如何具體的支援。尤其在軍事方面，華盛頓與西歐國家的聯繫至今尚付缺如。就比總理史巴克自美歸來後的談話看來，美國雖同情西歐公約的防務條款，然尚不欲公開聲明對之作任何具體保證。傳美國在倫敦會議中要求西德三區合併，迄尚未獲法方的首肯。法國在美國得以提供安全保證前，殊不願西德參加西歐集團。由於歐洲下一鬥爭序幕將揭開，局勢顯甚急迫，馬歇爾匆遽自波哥大趕回，卽與打破西歐本身的僵局有關。

聖地的混亂

馬歇爾的匆遽回國，主要恐怕還是為了巴力斯坦局勢的緊張。自美國撤銷分治計劃後，巴力斯坦問題又在安理會中回復到托管的討論。但事實上，巴力斯坦的火却已不及等待討論的結果，燃燒起來了。阿猶的戰事，已在海法和傑法兩地先後爆發，據說外約但、敘利亞、黎巴嫩和埃及四國的軍隊已定於本月一日進攻聖地。英國軍隊要等五月十五日纔撤退，他們在這場阿猶的戰事中，說不定還將「躬與其盛」呢。

據紐約廣播稱：「聯合國方面負責官員曾表示，巴力斯坦的前途將要看聖地的戰爭和美英兩國秘密外交談判而定。他們相信，現在，聯大特會中對巴力斯坦問題的辯論不過是點綴罷了。」這幾句話，確是抉出了美英企圖的秘密。

今天聖地的混亂局勢，正是強權政治必然的結果。但局勢的發展已等不及強權者了，強權者目前也已感到惹火自焚的苦惱了。

自殺政策

英國反對派對英國經濟危機的一種看法（原載倫敦每日鏡報）

平壤會議

南北朝鮮政黨聯席會議開幕後，於二十三日通過決議，發表宣言，反對南朝鮮單獨選舉，要求建立統一南北的朝鮮中央政府，要求美蘇駐軍撤退。這是朝鮮獨立統一問題的新發展。

美記者羅河清在「危機來自東方」一書中，曾列朝鮮為東方三個危險地帶之一。原來自日本投降

後，美蘇軍隊分駐朝鮮南北，以北緯三十八度爲界，南北朝鮮時時發生對立和衝突，若干人士都担心這裏恐將是危險的火藥庫。去年九月，朝鮮問題提交聯合國大會討論，蘇聯首先建議美蘇軍隊於一九四七年底以前撤退，但美國志在控制朝鮮，便堅決反對，並另行提議在聯合國監督之下，各佔領國分別在其佔領區內舉行選舉。其後美國又通過聯合國的朝鮮委員會，建議南韓於五月十日舉行單獨選舉。如果這一選舉實現，那便將是朝鮮的分裂。

現在平壤會議的決定，乃是朝鮮人民無分南北一致要求統一獨立意志的表現，是對外國干涉政策的答復。朝鮮是朝鮮人的朝鮮。朝鮮的事情應讓朝鮮人自已來決定。

參加平壤會議的代表有五百四十五人，包括四十六單位，南朝鮮參加的政黨有韓國獨立黨、社會民主黨、全國勞動者評議會、民族民主同盟、民族婦女同盟、建國青年同盟等。最令人注目的是南韓右派（韓國獨立黨）領袖如金九和金奎植，也儼然不顧佔領軍當局的反對，跨過封鎖線去參加。從這一點，可知朝鮮全國人民要求獨立統一和反對外國干涉的意志是如何的强烈！

從參加平壤會議各黨派的廣泛範圍看來，可知這確是代表朝鮮最大多數人民的意志，是朝鮮民族團結的象徵，是朝鮮人民「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固然，李承晩控制下的韓國民主黨、韓國女子國民黨、新韓民族黨以及大衆黨等拒絕參加這次會議，他們還在「奉意承旨」，要進行南韓單獨選舉，但事實上，他們已只成了外國的工具，已沒有人民的基礎。

自然，平壤的決議給予美國對朝鮮政策的打擊是深重的。平心而論，這一打擊不能不說是「自作自受」。霍奇將軍在朝鮮兩年餘，早已失盡了民心。這是連美國自已的記者也不諱言的（參閱「危險來自東方」一書及 Mark Gayn 通信，譯文載本刊七、八兩期）。在今天的南朝鮮，日帝國主義統治時代的走狗，依然是有權有勢的紅人，艱苦卓絕的

新「自由神」
蘇聯人眼中的馬歇爾計劃　（眞理報漫畫）

朝鮮愛國份子，却反成萬的囚在牢獄裏。霍奇在朝鮮的政策就是過去日本政策的延長。這安得不驅使朝鮮人民以悲壯的心情，走上民族再革命的路呢？

「狐假虎威」

在朝鮮民族鬥爭高漲聲中，日本當局突藉口「韓僑學校不能使用韓文」，下令封閉韓僑學校，結果引起了韓僑抗議，在神戶大阪發生韓僑與日警的衝突。據二十五日東京韓僑代表發表聲明說：「在日本的外僑學校，不只韓僑學校一種，美英僑校教英文，中國僑校使用中文，何獨韓僑不能使用韓文？」其實，日本政府的這種做法，一方面顯然仍表示仍把朝鮮人視作被征服的民族，以誇耀其「舊日主人」的威風；一方面却是趁着美國在朝鮮正感焦頭爛額之際，特意對朝鮮僑民發洩，以表示「奴隸總管」的至意。照我國的一句成語說，這叫做「狐假虎威」。

果然，當憤怒的韓僑與日本警察發生衝突時，美軍立刻出頭了。美軍第八軍軍長艾契堡指此次事件爲「盟軍佔領日本以來的第一次重大事變」，並在神戶區宣佈了緊急狀態，逮捕了韓僑近一千人。

太平洋的白骨猶新。不必等待三年五年，日帝國主義猙獰的兇餘，在今天已經顯得是如此的「不可一世」了。

援華特別機構

美國援華案的執行問題，原則上據說已獲協議。中美之間的冠蓋往還，最近很爲熱鬧了。中國赴美技術團團長貝祖詒已於二十八日返國，美國陸軍部民政司長諾斯自日抵京，正與中國官員討論對日貿易和日本工業水準問題；司徒雷登大使至今在華南；美國工業考察團即將來華南考察工礦建設；以「平民教育」出名的晏陽初博士，曾訪晤霍夫曼商討「中國的農村復興」；美國經濟援外總署，已決定設立「援華特別機構」，最先傳將派蒲立特來主持，後來又說可能是紀爾巴特立克(Don Gilpatric)，惟尚未證實。

此外，據二十六日上海英文大美晩報稱：「在最近幾個月裏，由於美國非官方與官方鼓勵的結果，有許多所謂自由主義的團體已開始營業，每一團體都準備取得全部或部份的認爲正在到來的政治財。」副總統競選的風波，也許與此有關，因據一般所傳，華盛頓很屬意於李宗仁氏。

但四月十二日美國「費城晩報」却說：「法國有句成語：千變萬化，仍屬同樣之事」。

四月二十八日

朝鮮民族鬥爭的新發展

潘光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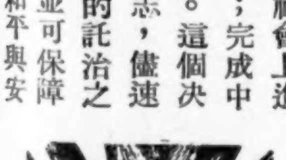
朝鮮局勢的動靜，不僅對於朝鮮一國，而且和遠東大局息息相關。在最近幾個星期內，朝鮮問題的新發展，特別引起世界注目的，首先是南北朝鮮各政黨的聯席會議，已開始表現全國人民眞正的意志和力量，開始走向民族自決的聯合鬥爭的大路；其次是南部朝鮮各地普遍的人民解放鬥爭，表現了和北部朝鮮人民精神上的一致強烈的爭取獨立的民主的要求，透露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傾向；第三是日本境內朝鮮僑民對日本法西斯警察壓迫的反抗，已逼得美國佔領軍在大阪神戶等大都市宣布戒嚴，而事態的嚴重性，顯然決不是美日軍警武裝鎭壓所能澈底消除的。綜合這些以朝鮮人民解放鬥爭問題爲中心而發生的新事態，我們可以看到一向被人們輕視或漠視的朝鮮人民，經過將近三十年的鬥爭，終於開始在最大的艱苦中，走上了聯合行動的勝利的大路了，儘管內外敵人的反擊還很猖狂，朝鮮人民已經開始無分南北中外地攜手邁進了。同時，這對於遠東乃至全世界愛自由求獨立的人民，將會發生怎樣的啓示和反響，已經非常明顯。

美蘇對朝鮮政策的分歧

正和其他國際問題一樣，在二次世界大戰期內，美蘇兩國對朝鮮問題，也曾保持共同一致的對策。英美當局曾宣布允許一切人民自由選擇其政治形式並援助被壓迫民族解放的「大西洋憲章」，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中美英三國的開羅會議宣言，曾明白規定：「我三大盟國軫念朝鮮人民所受之奴隸待遇，決定在相當期間，使朝鮮自由獨立」。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蘇英三國元首會議，蘇聯同意在對德戰爭結束之後參加對日戰爭，並議定美蘇在朝鮮南北的作戰區域。這年七月，波茨坦三國會議又同意以朝鮮北緯三十八度爲界，劃分美蘇作戰區。八月八日蘇聯依約對日宣戰，分兵三路進攻僞滿及朝鮮，經過一個星期的激戰，瓦解了關東軍和朝鮮軍。日軍無條件投降後，美蘇兩國依約分別在朝鮮北緯三十八度南北接受投降。而美蘇對朝鮮政策的分歧也逐漸開始。

蘇聯在朝鮮擊潰了日軍之後，立刻幫助人民建立自己的地方政權——人民委員會、實行土地改革、及政治文化等等改革，到處爭取民心，致力經濟復興及社會改革，不把一切寄託在佔領軍及警察等等壓力上面。美國在最後勝利突然來臨之時，倉卒不及完成對韓政策，在蘇軍解放朝鮮二十三天之後的九月八日，才在朝鮮南部登陸，九月十日成立軍政府，解散南部人民自行組織的地方民主政權，利用日本「朝鮮總督府」原有的統治機構乃至人事組織，開始防蘇反共。當發覺必須淘汰日本人而擢用朝鮮人的時候，又使許多親日派巨頭、大地主、買辦豪富等以「親美」的新姿態而混進各級政權機關，從政治到經濟社會各部門，展開了南朝鮮內部的分裂的混亂局面，也就阻礙了民主與復興事業。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莫斯科舉行的美蘇英三國外長會議，決定依照雅爾達及波茨坦會議的決議，對解放後的朝鮮獲得新的合理而具體的決定，於廿八日發表，後來我國也追認參加。這個「莫斯科決議」的要點，就在於：一、設立一個臨時朝鮮民主政府，以發展工業運輸農業及民族文化，重建獨立的朝鮮；二、由南北朝鮮美蘇軍司令組織聯合委員會，與朝鮮民主黨團諸商，以協助成立臨時民主政府；三、聯委員與朝鮮民主黨團，協助朝鮮人民在政治經濟社會上進步，建立民主自治及朝鮮國家的獨立；完成中蘇美英四強在朝鮮的爲期五年的託治。這個決議尊重四強及朝鮮民主黨團的共同意志，儘速培養朝鮮民主勢力，在最多不過五年的託治之後，使朝鮮獲得眞正和完全的獨立，並可保障四強在遠東的合作，因而保障遠東的和平與安



全。

可是，美蘇聯合委員會雖於一九四六年一月成立，三月二十日起開始工作，但至五月六日即以美蘇意見紛歧而停頓：美方堅持必須容納所有政黨全部參加成立臨時政府的會議，蘇方則認爲南部右翼黨團在美國庇護下佔有單位數量絕對優勢，而他們反對託治，結果易爲某一強國所控制，不能完成莫斯科決議。會議停頓後，蘇聯曾於十一月間建議恢復，美方未加考慮。一九四七年四月，因爲朝鮮南北對立局勢日趨尖銳，雙方同意再行協商，聯合委員會乃於五月二十日起恢復。蘇聯首先對過去的爭執點表示讓步，對參加建立臨時政府會議的朝鮮代表，不問過去如何，只要以後不反對莫斯科決議。但美國又堅持這些右翼黨團在會議中獲得優越地位，並在臨時政府中佔十七席，只留三席給左翼的人民民主陣線各黨團。同時南韓各地又迭次發生反蘇反共反託治的示威，逮捕及暗殺左翼領袖如呂運亨氏等，封閉民主社團報刊等，因此使開了六十多次會議的聯委會終於在九月間不歡而散。

朝鮮人民普遍的覺醒

儘管蘇聯再三表示問題仍可在聯合委會中協商，美國已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廿六日建議在華盛頓召開中美英蘇四國會議，蘇聯認爲這是美方破壞莫斯科決議，企圖利用對中英兩國的關係以打擊蘇聯有利於朝鮮獨立及遠東和平的主張，因此加以拒絕。美國就在九月間把朝鮮問題提交聯合國大會，並且以自己在聯合國中的優勢而把這個建議通過了。蘇方雖然在聯合國機構中失敗，但是他明白自己在北部朝鮮的措置，不僅對北部，甚且對南部朝鮮人民，已擴大有力的影響，所以在聯大通過美國建議的第三天，九月廿六日，突然宣布：在一九四八年元旦以前，美蘇在朝鮮駐軍一律撤退。不管美方的反響如何，對於朝鮮全國人民，這是蘇聯又一次大勝利。他們感到蘇聯的態度，倒是一直有利於朝鮮人民自由與國家獨立的。

美國當然反對撤兵，他在十月十七日向聯大提出新方案，各佔領國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底以前，在聯合國監督之下，分別在佔領區內舉行選舉，以便組織國會，成立國民政府，建立保安部隊，並爲佔領國協議，提早撤退美蘇佔領軍。由於美國在聯大中固有的優勢，這個方案在十月底通過了。蘇聯曾提議邀請朝鮮人民代表參加聯大有關朝鮮問題的建議，雖然在聯大被否決，但對於朝鮮人民，却又一次感覺蘇聯處處不忘朝鮮和朝鮮人民。反之，聯大却通過了美國的修正案，設立聯合國朝鮮委員會，而否決了蘇聯請雙方同時撤兵的建議。這更使朝鮮人民把聯合國機構看做美國一國控制的機構，所以後來對聯合國朝鮮委員會實行反抗。

按照聯大在十一月十四日通過的美國方案，聯合國朝鮮委員會立即由中、印、敘、澳、法、菲、薩各國代表組成，在今年一月八日飛抵朝鮮，十六日起「採取行動，壓迫蘇聯攤牌」，策動朝鮮普選。但是它却遭受到南北朝鮮人民一致的反對。二月七日，南韓全境爆發抗議這個委員會的總示威，佔領軍實行武力鎮壓，還是無法緩和局面。蘇聯宣布聯合國這個組織及其行動是違法的，所以堅決反對，不予合作，北韓人民自然是到處組織反抗。結果使這個委員會在朝鮮徒然虛耗一個多月的時間，於二月十四日離韓返美。它們把朝鮮獨立問題交還給「小型聯大」，建議在南韓單獨舉行選舉，儘成立南部臨時政府。二月廿四日「小型聯大」開會，美國建議不顧蘇聯抵制，在朝鮮南部辦理普選，獲得通過。按非代表宣布，南韓辦理普選後，美國即在南韓設立基地。美方在三月一日宣布於五月十日在聯合國機構監視下辦理普選，以推舉代表組織政府。同時通過各種宣傳機構，謠傳北韓成立「人民共和國」，北部朝鮮人民委員會主席金日成聲明：「這是謠言，目的在於藉此蒙蔽並辯解反動派在南韓的反人民的行動以及美軍司令部的活動——那些活動正是要使南北分裂，在南韓建立單獨國家，設置美國支配的反動政府。」

美國的行動引起了內外輿論一致的抨擊，甚至聯合國朝鮮委會主席印度代表梅農也說「這不是辦法」。南韓各政團領袖甚至著名反共的臨時立法會議議長金奎植及獨立黨領袖金九等，也紛起反對，痛斥極端派李承晚等倚仗美國的分裂朝鮮，申斥他們的恐嚇反暴壓。從三月一日起，漢城以及南韓其他各地，發生以學生爲首的反分裂反奴役的大示威，四月二日至七日爆發了濟州島反帝示威和被暴壓的慘劇，接着又有美國統治下日本各地韓僑的反帝示威及受迫害，而中國的朝鮮代表們也批評那些支持美國單獨選舉的言論行動。這一切說明了朝鮮人今天的鬥爭，已不是左右之爭而是愛國與叛國、民主與反動、自由與奴役之爭，反分裂反奴役的抗爭已在南韓及國外各地展開，佔領軍和極端派的暴力，已壓不住朝鮮人民普遍的覺醒。

南北政團聯席會議的成就

美國計劃而由小型聯大予以支持的五月十日南韓選舉，轉瞬就要到了。劇烈的宣傳、恫嚇、暴壓，和反迫害、反奴役、反帝抗爭，正在如火如荼中。朝鮮人民普遍認識單獨選舉的實現，將重淪於殖民地地位。恰在這時，北朝鮮各民主黨團發出了對南韓一切黨團的呼籲書，宣稱：「以分裂朝鮮爲目的而施行的美國政策，現在已進入最危險階段，使朝鮮的國家完整與朝鮮人民獨立自主的民族生存都感受危險了。……聯合國朝鮮委員會的成立，我國人民並未參與其事，而且也沒有考慮到我們的意見與利益，而美軍司令部就用這組織來掩人耳目，要來導演選舉的滑稽劇，由那些美國統治階層人士中意的朝鮮親日反動派成立政府，即是美國利用聯合國委員會來胡亂干涉朝鮮內政，壓抑民衆對自由與獨立的願望，企圖再使朝鮮人民處於奴役的束縛之下。」……呼籲書主張在外國軍隊退出朝鮮之後，根據普遍、直接、平等而秘密投票的選舉法，來舉行全國性的選舉，產生一個眞正人民的議會。呼籲書號召朝鮮人無分南北，把所有民主勢力團結起來，爲此，簽字在這呼籲書

上的北部各政黨各社團領袖們建議：四月間在平壤舉行反對南朝鮮單獨選舉的南北朝鮮一切民主黨團的聯席會議。主張在這次會議中，討論全國政治形勢，擬定共同努力以赴的具體綱領：一以打破反動派妄想使朝鮮分裂爲兩個的企圖，二以加速朝鮮之重新統一，並建立一個單一的民主的朝鮮國家——全世界愛好自由的各民族大家庭的平等的一員。

北部黨團這個呼籲，按照最大多數朝鮮人民自己的意願來提出號召，因此，獲得了南北朝鮮廣大人民的狂熱的擁護。北部不必說，就在南部，民族民主陣線的各黨團立即在漢城召開大會，起而響應，就連一向反蘇反共的黨團領袖，當此全民族命運決定關頭，也多聲明準備參加平壤會議。不顧極端派恐怖份子的多方恐嚇阻礙及破壞，也不顧佔領軍動員軍警造成「嚴重戒備」的緊張空氣，（他們一面擴大「選舉」宣傳，一面加强挨戶搜查。）南部朝鮮各政黨社團還是推出了自己的代表，例如在中國久已著名的右派反共領袖、獨立黨的主席金九及其公子金甲，民主獨立黨委員長洪命憙，及辭掉了立法會議議長不顧老命反對分裂的右派老領袖金奎植等，都到平壤去參加了。

南北黨團聯席會議於四月十九日開幕，參加的共有四十六個單位，五百四十五位代表：北部方面有勞動黨、民主黨、青友黨、民主婦女同盟等，南部方面，包括獨立黨、民主獨立黨、勞動黨、人民共和黨、勤勞人民黨、新進黨、社會民主黨、全國勞動者評議會、民族民主同盟、民族婦女同盟、韓國青年會等二十個單位代表一百餘人。聯席會議在狂熱的團結情緒中進行。北部人民送給大會二百多件賀電和五千多封賀函。南部代表經過親眼觀察之後，粉碎了過去造謠挑撥的片面宣傳，在會內外一致讚揚北部的民主政治及復興建設在短時期內的成功。南部人民則一律用不怕流血的遊行示威來擁護大會。統治者用暴力鎮壓，激化了南韓到處爆發的示威。濟州島自四月二日至四月下旬，一直在恐怖的大搜捕中，而由於美國對法西斯的縱容及支持，日本當局再度以殖民地總管的淫威姿態，封閉全境韓僑學校，不許教學韓文，激起了四月廿五日以來大阪神戶等處韓僑的反抗，和日警衝突，美軍政當局竟又援助法西斯復活，在各城市宣布戒嚴，大舉逮捕韓僑。很明顯，這種行動在對朝鮮人民的統一團結進行最後的壓迫。但消息傳來，却使平壤聯席會議的代表們團結得更加密切些。

聯席會議終於四月二十三日發表告全國同胞書，「本會議爲建立南北朝鮮之統一中央政府，要求駐屯軍撤退，全國同胞要得到本身之利益，必須繼續奮鬥，不參加任何單獨選舉，否則將造成永久違反民主利益的分裂局面。本會議決組織全國同胞反單獨選舉鬥爭委員會，希望全國同胞聯合一起，絕對不參加單獨選舉」。這決議勢將對五月十日的包辦的單獨選舉發生重大作用，因爲這正是朝鮮最大多數人民的意志。

四月二十七日

平壤會議中的一個中心人物

金日成

葵軍

在平壤的南北朝鮮政黨聯席會議中，最受人注目的人物當莫過於北鮮人民大會主席金日成了。

在朝鮮他曾是一個傳奇性的人物。十四年的漫漫長夜裏，在北鮮的叢林中，他曾領導了一支開始由三十個兵士組成而成長到十萬之衆的游擊隊，向奴役他們的日本帝國主義，作着堅苦卓絕的鬥爭，他的名字也隨着他的脚跡傳佈到朝鮮的每一角落。今天，這個昔日朝鮮人民想像中的英雄，已不再是一個空洞的傳奇人物，而成爲他們崇拜英雄的對象了。許多公共機關和家庭裏都掛着他的照片。

他只有三十四歲，但外表還更年青。他生長在一個具有朝鮮人民革命傳統的一個家庭中，父母親都是鄉村教師，並且又都從事革命活動。他的父親曾因在平壤建立地下組織和參加一九一九年的三月革命，入獄多次，終因牢獄生活的磨折，積勞成疾，而不久逝世。他的母親也並沒有比父親多活幾年，臨死之前，她從地下挖掘出父親所埋藏的兩把手槍，交給還只有十四歲的金日成，這兩把手槍成了金日成從雙親手裏所傳下來唯一也是最有意義的遺物。

金日成沒有辜負了他雙親的期望。他在朝鮮和中國東北邊境附近組成了第一個朝鮮游擊隊，這一枝游擊隊由於和人民打成一片，終於在重重難關中聲勢日盛。他們紀律嚴明，他們用從日本軍那裏奪來的武器武裝着自己。金日成不但被游擊隊和人民看作是一個天才的軍事領袖，更把他當作是一個革命的領導者。他的威信在朝鮮人民的心地中種了根。

在日本警察看來，金日成是一個可怕的人物，朝鮮和東北的城市中，到處張貼着懸賞通緝他的佈告，他的頭顱的價格曾從二十萬日元漲到五十萬日元。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朝鮮從日本四十年的奴役中解放出來，一九四六年二月北鮮人民第一次成立了自己的政權：北鮮臨時人民委員會（即北鮮人民大會），金日成被選爲主席。同時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過去日本的工廠都沒收爲國有，土地改革實行了，近百萬的農民都得到了土地，工人和農民的生活水準逐準提高了。

這次平壤會議的召集，表現了朝鮮人民無分南北的對於統一獨立的願望。不消說，在喚醒朝鮮人民的有力號召中，金日成是盡了很大作用的。

時代與人物

美國第三黨運動與大選

貝遜

一

華萊士的第三黨運動，在本年第一季過去之後，進展得很快；各州的力量都在增長着。我們現在來推斷華萊士競選總統能否得到最後勝利，那是微嫌過早的，而且我們也不必那樣做。我們只想指出一點事實：第三黨運動的蓬勃發展，的確增長到使獨佔資本及其代言人們有點怕。當然，進步力量沉着地集中在華萊士周圍，這一點是頗出乎華爾街意料之外的。

最近，有幾件事情從正面和反面證明了上面的說法。

第一、四月十一日，四十五州進步黨的代表四百名，在芝加哥決定七月下旬於費城舉行大會，正式推舉華萊士爲總統候選人，參議員泰勒爲副總統候選人。希望能得到二千萬票。

第二、四月二十日，一百多處「學生擁護華萊士」委員會（Students for Wallace Committees）在三十九州組織示威遊行，反對普遍軍訓，有七萬五千學生參加遊行。

第三、四月三日紐約州正式成立擁護華萊士競選總統委員會——在二千多名代表的大會上，美國工黨議員馬爾堪東尼奧（Marcantonio）强調指出：這是美國反對戰爭的唯一的積極努力。

第四、四月七日華萊士在印第安那州競選運動受暴力襲擊，四月二十日學生的示威遊行，也受暴力騷擾。一向以「民主」「自由」爲其幌子的美國資產階級，也終於用毆打來對付競選——這和華萊士提出「用選票而不用子彈」（by ballots, not by bullets）來改革政治的和平鬥爭，剛好形成强烈的對照。

所有這些，都表明：第三黨力量的飛速進展，把華爾街嚇壞了。

二

華萊士第三黨能够得到多少選票呢？

這是一個目前還不能確定的問題。如上面所指出，華萊士——或至少推選華萊士的進步黨份子以爲可能到達二千萬票。另一些估計，至少可以和民主共和兩黨三分天下有其一。這兩個估計是差不多一樣的。最近幾屆的總統選舉不超過五千萬票，一九四四年四千八百萬票，民主黨（羅斯福）得了二千五百萬，共和黨得了二千二百萬，相差只有三百萬。一九四六年國會選舉不到三千萬票。假定今年的選舉還是五千萬票，則二千萬票就佔了不止三分之一。

美麗的諾言　美國丹佛爾郵報漫畫

拿資產階級的「民意測驗」來看一下罷。蓋洛普民意測驗所在去年六月三十日，當華萊士還沒有正式組黨之前，舉行過一個測驗，結果有百分之十三投華萊士票。波士頓的「環球報」（Globe）也在麻州做過一次測驗，結果顯示華萊士得百分之十的選民——這是今年一月十六日「美國新聞世界報道」什誌說的。「新共和」（三月二十二日）說，魯斯系統的「幸福」（Fortune）什誌所做的測驗，證明選民對兩大黨都感到惡心，「幸福」什誌說，洛伯（Elmo Roper）所做的測驗，證明華萊士可能獲得百分之十一的選票，據說洛伯的後台老闆很恐慌，不相信華萊士的力量會如此强大，於是洛伯再做一次測驗——結果得到百分之十一．五。

這些測驗大抵指出：在一九四八年初以前，估計華萊士的第三黨可得百分之十的選票。如果今年大選總票數是五千萬，則華萊士可得至少五百萬票——兩倍於兩大黨之間可能的差額。

必須知道，從去年年底到現在，華萊士第三黨的力量已經有長足的發展，從現在到大選，還有足足半年的時間，而在去年到今年年底中間，美國的政治經濟現實（戰爭危機的鼓吹，普遍徵兵的實行，經濟恐慌的逼近或竟爆發）也有很大的發展。誰能保險第三黨的勢力不會作長足的增加呢？萬一增至百分之二十，這就會嚴重影響兩個老黨了。

三

這些情形迫使兩個老黨作新的考慮。用暴力？——個別的地方是可能有的，如像我們剛才所指出的一樣。不過華爾街的代言人似乎目前還不至於蠢到完全用暴力來解決問題。

但不可不知，民主黨的杜魯門，他的威信已日益減低，去年七月、九月、十月民意測驗的結果，他敵不過艾森豪威爾（四五%對五五%），僅僅超過了杜威（五一對四九）和麥克阿瑟（五十七對四十三）。可是民主黨除了杜魯門之外，幾乎抬不出一個可以有全國威望的人物來。這是一。

尤其不可不知的是，共和黨陣營簡直有點亂了。最初推艾森豪威爾，他說軍人不宜干政，婉拒了，四月八日在威斯康辛州預選結果，麥克阿瑟和杜威慘敗（八票、〇票），史塔森反佔了上風。但史塔森却是共和黨內的比較緩和派。這是二。

因此，民主黨就利用他過去的同盟者——所謂「居中偏左」的自由份子，社會民主黨徒，職工會的上層領袖，創造出「小害爲佳」（The Lesser Evil）的理論，來分化華萊士的陣容。所謂「小害爲佳」者，即是說權衡共和黨和杜魯門的好壞，則杜魯門比較「不太壞」，不可另起爐灶，奪去民主黨的選票，以致共和黨得勝。他們一方面斷言華萊士必敗，在心理上繳了他的選民的武裝；一方面倡言杜魯門「爲害尚淺」，從而欺騙落後的人民投他的票。包括在這陣營裏面的，有美國進步公民協會（它的羣衆主要是擁護華萊士的）的領袖之一金頓（Kingdom 即「華萊士傳」的作者），美國人民主行動委員會（ADA）的大部份領袖們，此外還有CIO的摩萊（Murray），UAW（聯合汽車工人會）的路透（Reuther）及著名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杜賓斯基（Dubinsky）前下午報主筆萊爾納（Lerner）等。

這些都是靠着一套所謂「進步」的假面具，來爲華爾街進行其分化工作的。關於「小害爲佳」說的荒謬，國內已有幾篇譯文可讀，這裏不再詳說。

他們的力量自然也不能小覷——尤其在分化CIO的成員這一點上說。關於這，下面一節還要談到。

除了「小害爲佳」說外，現在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現象，那就是艾森豪威爾的出山問題。

艾將軍脫下戎裝，變成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已是奇聞；而他又偏偏拒絕了共和黨的提名，說什麼軍人不宜從政。不過四月初，艾將軍又與杜魯門馬歇爾作過長談，據說不關政治，事後表示也不接受民主黨的提名。在這之前，ADA的領導人，羅斯福的兩個公子，E・羅斯福和F・羅斯福曾分別發表聲明，主張艾將軍參加競選，這是三月廿六日的事——上面那一批「小害爲佳」派，據三月下旬「紐約時報」的報道，大部份都贊同艾將軍出山。同時，南方各州也公開或秘密地進行支持艾將軍競選的運動。

爲什麼民主黨右派核心及其御用的「小害爲佳」派推出艾森豪威爾來呢？

第一、因爲杜魯門總統的威信實在損減得太利害了。

第二、因爲他們企圖把美國政治經濟上的「危機」，完全推在杜魯門身上，以便另換一個人來，確保這些政策在本質上的繼續。

第三、因爲他們明白艾將軍是完全符合不僅右派民主黨，而且是共和黨的全部要求的。因此，作爲兩黨之外（艾將軍不屬於任何一黨）的他，既不負過去一段的失敗責任，可以取得較多人民的選民，同時又可以紓和民主共和兩黨（當然不會用兩黨一致推選艾氏的方式）之間的鬥爭，來打擊進步份子的第三黨運動。

艾森豪威爾的動向，因此，值得我們深厚的注意。

四

回頭再從職工會運動來看第三黨。

美國兩個大職工會（AFL和CIO）各擁有會員六七百萬人，加上鐵路兄弟會，總數幾乎有二千萬。所以這兩個職工會的態度，是值得注意的。上面已經指出：CIO的領袖已經公開反對華萊士，AFL素來是保守的，它的領袖格林（Green）十足是大資本的代言人，他的反對華萊士更不消說。

CIO的領導份子雖然有這樣的主張，但今年一月間CIO代表大會中，却有代表一百五十萬會員的勢力，宣稱擁護「爭取和平，反對馬歇爾計劃」的綱領，同時拒絕支持杜魯門的競選。這一部分力量（一百五十萬人）是隨着工人階級生活情況的日益惡劣而日漸增加的。自然，先前支持羅斯福並且很有作用的CIOPAC（產大政治行運委員會）在今後將爲杜魯門而努力，可是CIO上層領導份子與下層羣衆的脫節，即使PAC的力量減少的。CIO的普通成員，將在華萊士反勞工法案、反普遍軍訓等等口號下團結起來。CIO的領導人之一勃羅菲（Brophy）曾不止一次號召各地CIO所屬的職工會執行上層決定的路線——可見各地CIO的分支機構是在怎樣的情形下了。

AFL向來在投票和政治行動上是不顯得積極的，至少是沒有十分嚴密的組織的。加里福尼亞的AFL份子，就積極參加第三黨運動。AFL所屬的紐約旅店飯館工人聯盟第六區，竟以十對一的表決，贊成支持第三黨運動。AFL的上層是既支持共和黨又支持杜魯門的，所以他們也不能一致強迫所屬成員投那一方的票——這就方便了許多地方成立了擁護華萊士的小組。

在這兩大工會以外的職工運動，主要是礦工、鐵路工人和手工業者——尤其是前兩個組織的成員對於第三黨運動很是熱心。在許多地方——特別是在農業區，鐵路工人已經是第三黨運動的矛頭了。

五

當然，在估計第三黨運動的時候，美共與黑人的力量是不可忽視的。美共擁有五萬至十萬的黨員，黑人的「有色人種教育促進會」六十萬會員，都可能動員相當數量的選民，來促進第三黨運動的發展。

在未來的六個月裏面，第三黨運動一定比現在更有力量；戰爭的叫囂越大，和平的旗幟就越爲人民所寶貴。這是不言可喻的。至於反動陣營是否抬出艾森豪威爾來，現在還不能十分確定，不過兩黨其實已無分彼此的時候，這兩個老黨什麼做不出來呢？至於做出來結果怎樣，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世·界·論·壇

論「國際危機」

美·Johannes Steel
高弼譯

本年三月，美國杜魯門總統和馬歇爾國務卿忽然放出了「國際危機」的空氣，有人推波助瀾，說在一週或幾個月內，國際局勢就會急轉直下，走向戰爭。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機，一時猛烈地刺激着世界和平人民的心弦。

這一個「國際危機」，究竟是否人爲的，還是眞實的。它是怎樣和美國的擴張軍備和軍火工業、控制思想自由、兩黨共同對付華萊士的第三黨運動以及歐洲方面的五國聯盟和十六國會議連繫着的，需要一個眞正深刻的分析。本文可以代表着這樣一種分析。

史蒂爾是美國一個著名政論家兼無線電廣播評論家，他的立場是進步的自由主義者。然而，第二次大戰後在美國政治劇烈地轉向右傾的狂流中，他的廣播時間也被大資本所控制的電台所取消了。爲了千萬人需要聽他的時事分析，他從去年起發刊了一種「史蒂爾關於世界時事的報告」。本文是他三月號報告中的一部分。——譯者

「世界的獨佔資本家聯合起來，除了你們的卡特爾以外，你們是不會失去什麼的。」這是華盛頓的恐慌製造者所發動的戰爭叫囂中間一個最可能的口號。那種發瘋似的呪語，震盪着美國人民的神經，把整個國家都變成精神病患者的，是有着歷史事實的根據的。這些事實，比之每天每天在世界各處種種零星的危機的表現，是更其重要的。

目前存在着兩種衝突。一種是美國與蘇聯的勢力的衝突。這種衝突的存在，是美國所要求造成的。另一種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衝突。今天，在「共產黨宣言」發表了的一百年之後，歐洲人民都已厭棄着無限制的資本主義了。這增強了蘇聯的影響，同時也將使蘇聯立國所根據的理論，更得到了傳播的機會。跟這一趨向相衝突的，是美國的資本主義，現在正演化到它的最後形態，就是：獨佔的資本主義。它感到了它本身已受到威脅，因爲它在海外擴展的可能地域，是日見窮蹙了。在這一點上，上述的兩種衝突，乃混而爲一。

美國如有聰明的政治家，可以容易地產生一種政策，用和平方法消解這種衝突。但是，這需要美國人民能夠眞正控制其本身的政治運命，更需要美國外交政策的製造者，是眞正執行着美國人民的利益，然而，今天的情形並不如此。今天，美國的控制權是在一羣銀行家、工業家和軍人的手裏，他們相互間輪流掉換着位置，而以所謂兩黨的聯合，執行着美國的外交政策。

第一條死線

這些人的前面，有着兩條死線（deadline）。第一是蘇聯在什麼時候會有原子彈。我們當記得，在一九四五年第一顆原子彈投擲之後不久，國會的討論中就有人提出這個問題：是否對於原子能的使用，應有一個國際的協議，以重建歐亞兩洲受到戰禍的區域呢？可是，對於這問題的處理，國會被操縱着退居於消極的地位。它決定利用原子彈的威脅，造成一個美國支配的世界，關於發展原子能的和平應用，却被擱置下來了。在討論中間，科學家的作證，指出美國對於原子彈的絕對控制，至多祇有三年到五年的時間，此後蘇聯有了原子彈，對蘇作戰就成爲不可能了，因爲戰爭將凍結成爲一種長期的僵持局面。於是，美國外交政策的製造者，就決定以原子彈的絕對專有，作爲一種賭注。

同時，在國務院中凱南的一派，說動了馬歇爾國務卿，使他採用原子彈的威脅作爲一種工具，進行對蘇聯的「圍困的政策」，卽利用戰爭和恐懼去削弱它，使它從內部發生崩潰。然而，蘇聯並沒有崩潰；而這個「圍困的政策」却先崩潰了。

華盛頓的好戰派對於凱南的「法寶」的使用，很感到滿意，因爲任何美國的威嚇所產生的反應，都足以造成藉口，使美國更增強其壓力。現在，凱南的學說已經證明爲虛妄了，馬歇爾國務卿的地位已經削弱了；而好

加工精製的歇斯底里亞

華萊士作
西意譯

一九四八年的聖巴特里克節（St. Patrick's Day），會永遠地被人們記着是美國共和民主兩黨戰爭歇斯底里亞的最高標記。

演說家馬丁，是被人認爲如果杜魯門有什麼意外就可能成爲總統的一個人。在他爲自己開闢先路的演辭中他說：「我們在海上必需要有世界最強大的海軍！我們在天空和海底必需使我們自己掌握絕對的優勢！」

對於一個曾經對國會議員表示過他希望杜魯門應該對蘇聯說：「再一次的侵略就是戰爭」的不負責任的戰爭販子，議院還曾報以歷久的掌聲。

正像是一個偉大的廣告商行所搬演的一切一樣，報章和無線電的集中火力正在向愛好和平的美國人民投來。每一種努力都正用來使人覺得美國正處在一個被兇惡的、深仇的、強大的國家進攻的迫切危機中。華盛頓的這批不負責任的戰販集團正在迫切地和滿懷希望地等候着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事件。華盛頓的大部分金融寡頭和軍閥並不如此的愚蠢和如此的甘冒不韙而希望立刻發生戰爭，但是他們爲了自己的目的而歡迎和指導着這一種叫囂。

三月十七日杜魯門總統在國會中發表的咨文，是以前任何一個總統所從未發表過的最駭人聽聞的言論。所謂駭人聽聞，這倒並不是因爲它洩露了什麼蘇聯或其他國家底任何進攻美國的企圖。而是爲了這個咨文響起了重新動員美國各地軍隊的號角。杜魯門主義是已經失敗了，但是杜魯門總統沒有學習失敗的教訓，却建議繼續把它擴展。

現在，戰爭歇斯底里亞的目的已經非常清楚了，它的代價將是：

（一）撥用本年度一個擴張的杜魯門主義所需的六、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二）立刻通過年需三十億美元的普遍軍訓。

（三）重新實施兵役制。

有些人嘲笑杜魯門這種要求是一個知道自己只有用製造一個極度的戰爭危機，否則就無法當選的人底孤注一擲。

戰派的地位，却反比以前增強。現在他們可以提出來，說「圍困的政策」既巳失效，唯一留下來的一着，就是原子彈了。自從一九四五年國會討論原子彈的問題以來，五年中間的三個年頭，差不多要過完了。根據好戰派的估計，必須在五年期限過完以前，把蘇聯加以摧毀。

第二條死線

第二條死線，是本年十一月的大選。依照過去三年來的方式討論外交問題，對於好戰派還是一種極大的威脅。國務院和軍部所能提出的紀錄，從中國到巴力斯坦，到希臘，到捷克，到義大利，乃是一連串的失敗—除了失敗以外，沒有別的。「共產主義的行進」非但沒有被阻止，它的發展的速度，反而因了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而增加了百倍。

在本年初，那些「內圈中人」，都假定在大選日以前，一個大的危機是不會被挑撥起來的；他們覺得共和黨不願意這樣做，因為這樣的一個危機，將會促成杜魯門總統的再度當選。但是，情勢是如此緊張，由於我們外交政策所依據的前提，全都失敗了，結果使那兩個老黨的控制者一致同意，在華萊士的一派完全被打倒以前，兩黨中間誰當選了都沒有什麼分別。

因而，上述的兩條死線，對於好戰派也完全一致了：這兩者都可以歸結到美國發動對蘇的一個侵略戰爭。這就是今天籠罩着華盛頓的戰爭危機的背景，那是故意被強調起來，使美國人民不能不接受他們所本來不願接受的辦法。無疑的，在今後六十天中間，這種做法還要強化起來，因為現在巳有着種種準備，企圖造成更大的歇斯底里亞。

有一種可能，馬歇爾國務卿的地位會被他人所代替。雖然他的名字是和援歐計劃連繫着的，雖然馬氏一般地也是附和着好戰派的綱領的，但是他並不屬於所謂福萊斯特系。這些紳士們顯然感到馬歇爾的行動太遲緩，戰鼓敲得不夠緊，因而國防部長福萊斯特或他的一系中的什麼人，或許會代替馬歇爾而任國務卿。

這一個運動，巳經在報紙上產生了種種的報道，說在今後四個月中間，冷戰將轉變成為對蘇聯的熱戰。事實上，那直接的目標，不是蘇聯，而毋寧是美國的人民。那是針對着他們，要迫使他們不能不接受政府對於勞工要求再加工資的嚴厲行動；接受對於人民權利的更大限制、思想控制的增強、以及整個政府機構的趨於更大規模的軍事化。

在華盛頓有一種說法，說杜魯門總統相信這樣一種戰爭的歇斯底里亞，會在大選之前的不久，給他來一個驚人表演，幫助他競選成功。同時巳經很顯明的，馬歇爾計劃的最後一點點屬於經濟性質的跡象，都巳經被抹去了，現在它巳經完全成了一個軍事計劃。

對於德國的反卡特爾工作的悍然不顧一切地被終止了，這反映着恐懼的製造者巳經焦急到何等程度，以至無法依照他們原來的程序表了。德國戰爭工業的許多部門，巳經重復被交給納粹的工業家管理，那些工業家曾經為希特勒準備下發動侵略的工業基礎的。

英、法、荷、比、盧五國在三月十七日所訂立的聯盟，以及貝文和皮杜爾的聯名邀請馬歇爾計劃十六國的外長在巴黎開會，巳把西歐聯盟的最後一點裝腔都丟去了。這聯盟跟所謂經濟復興或人民福利，極少關係。

那個會議在名義上是要通過成立一個「繼續管制委員會」，但是，這些外長們的眞正事務，却是商討如何實行貝文與皮杜爾所傳達過來的美國條款。這些條款正如一個通牒那樣的不客氣，其內容是美國要求向英法取得關於一般西歐安全的保證。

馬歇爾通知英法政府，任何歐洲國家要獲得美元的援助，必須以參加西歐的政治和軍略的集團，作為條件。還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西部德國必須被容納在這個集團以內。這要求巳經被接受了。十六個國家巳經邀請西部德國參加以後的一切會議。

這一集團的組成，是根據於一個諒解，即所有參與聯盟的國家，必須把它們所有的軍事設備，在美國對蘇戰爭時無保留地交給美國使用。另一方面，美國將保證這一集團的「領土與政治完整」，其條件是所有參與國家的常備軍（由美國無限度地供給與標準化的美國武器和裝備），必須增加到美國陸軍部所決定的最低限度的人數。

馬歇爾國務卿已經說得很明白，戰爭爆發後，美國陸軍要想大規模在歐洲登陸，需要有一年或更久一點的準備時間。如果要把原子彈在歐洲戰場作適當的使用，那就必須叫西方集團中的歐陸各國，在戰爭爆發後的第一階段，供給軍事上所需的人力，甚至很「犧牲地」使用，也所不惜。

這一個最後通牒如何技巧地提給瑞士和北歐斯干迭拿維亞各國，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由於在十六國之間，實際上並未有過關於純眞的經濟合作的討論，對於這一會議轉變為一個赤裸裸的軍事聯盟的事實，想加以掩飾，將是不可能的了。結果祇有在西歐造成一種似乎巳受到蘇聯所支持的革命威脅的空氣，那末，卽使事實上並沒有蘇聯侵略的證據可以找到，那些歐洲的小國也可以被誘勸放棄它們的中立，接受一個在反蘇戰爭聯盟中的雇傭的地位。

我個人雖願意承認對於戰爭的歇斯底里亞有一種政治的角度，我却仍要把華府的那些金融寡頭和軍閥看得非常嚴重。這些人的聰明是偏狹而固執的，他們才懂得究應朝向何處走去呢。

他們要開始組織一美國式的警察國家來作為將來控制全世界的一個必要部份。他們所以要把戰爭的歇斯底里亞維持在一個那麼高的調門上，原是希望着得到許多杜魯門演說中未曾枚舉的東西。毫無疑問的，他們是再想攫用幾十億美元給航空工業。

很快地，他們又將轉移到重新建立總統的戰時特權和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的問題上去。

同時，他們又將設法來停止一切爭取高工資的勞工鬥爭，然而在另一方面，大公司的利潤將由於巨大的軍費而節節上昇。

他們正在把全國緊急狀態作為烟幕，在它的掩蓋之下，他們就能夠限制一切那些不相信戰爭就要來到的人民底公民自由。

他們能夠利用他們正在企圖創造的緊急狀態來作為取消巴力斯坦分治的藉口。

我們的新黨是傳播和平的主要機構。但是有人會企圖把這樣的和平呼籲看作是叛逆的，直接或間接的迫害方法會變本加厲起來。在危機的偽裝之下，執政的權貴們將用每一種特務詭計來迫害呼籲和平的美國人民。假借了正在抵抗蘇聯侵略的一個和平的名義，一個易被識破的警察國家將在美國建立起來。新黨是要反對這一切的。

在國會中，第一戰場是普遍軍訓，第二是兵役，第三，依我看來將是重建總統的戰時特權和宣佈全國緊急狀態。

當國會在兩黨孵化的恐懼威脅之下撥用數百億美元的時候，物價將會上漲。千百萬人民被迫從軍之後荒年便會同來。茫茫的前途會緊扼一切的商人，祇有那些擁護武力的人們才得例外。

沒有一個國家付出過美國的兩黨集團為着要贏得這次義大利的大選而付出的那樣多的金錢，結果呢只能產生更大的困難和更大的恐懼，因為我們是在走向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民所要的戰爭。

當我看到了這種可怖的走向戰爭的趨勢的時候，我不禁想起了依賽亞看到了猶太國信仰武力而發的宣言：

「信仰戰爭的人終要倒霉，
他們雖有許多
信仰武力的人也要倒霉，
他們雖有勢力
因為他們並不面向以色列的聖者
也不追尋上帝！」（譯自三月二十五日新共和雜誌）

銀行家的內閣

美·Art Shields

哈里曼、福萊斯特和羅凡特來自金融托辣斯的心臟，洛克菲勒、摩根、梅隆三大集團是他們最親密的盟友。這三位閣員所屬的銀行，據司法部的檔案所記載，是十七家壟斷股票發行的金融機構。

職業政治家譬如杜魯門、杜威之流，這個來那個去。但是大銀行家卻不斷的拉緊他們套在國家上面的圈套。

杜魯門的商務部長從頭就蔑視殖民地人民。「華爾街日報」的編輯巴倫（C. Barron 已故）的日記裏說，二十九年前哈里曼就很不耐煩菲律賓人民的獨立要求。

這位年青的金融家，那時剛在菲島完成了帆船旅行，曾說過：民主黨答應菲島獨立，那是一件錯誤。

哈里曼的老子從來爬不進上流社會。然而哈里曼讀完了格魯頓和耶魯之後，所謂上流社會的門戶，全都向着他打開了。

哈里曼的財政基礎是在聯合太平洋及伊里諾斯中央鐵路，和勃朗兄弟暨哈里曼公司這個銀行上面。但他同時在其他鐵路、航運、造船、航空、銅礦、保險、糧食和別的工業部門，也有龐大的資產。

戰爭使他的財富膨脹起來。政府的撥款增加了紐約造船公司（New York Shipbiulding Corp.）的利潤，在這當中，他的亞美利加夏威夷汽船公司（American-Hawaiian-Steamship Co.）獲得了幾倍的利潤。

這些錢很巧妙的達到了哈里曼在長島（Long Island）的莊園（據「幸福」雜誌說，他在那裏按照傳統的長島生活方式過活着），達到了他在伊達荷的農場，達到了他在哈遜河的阿登底產業，達到了他在紐佳色拉瑪坡山的二萬五千英畝的田莊。

哈里曼和主要的統治家族底聯繫，使他自然而然成爲華爾街在華盛頓的一個代表。

哈里曼從他的老子那裏繼承了洛克菲勒的友誼，今天，他又和洛克菲勒家族在紐約造船及航空組合裏面一道勾搭。

他也在同一個企業裏和史羅德（J. Henrg Shroder）的國際銀行（英—美—德）勾結。

他又在安納康達銅礦公司和別的地方與摩根家族勾

像馬歇爾將軍那樣的陸軍高級將領，可以在他那國務卿的位置上大呼「反共」的馬歇爾計劃。但「計劃」卻必須依循哈里曼委員會報告所規定的總路線。

當然，馬歇爾是重要的。「陸海軍雜誌」說得很對，馬歇爾的任命，代表着今天的美國外交政策，是一種「外交與武力底結合」。

但是在製定政策的時候，首先起作用的則是銀行家們。

哈里曼

哈里曼也許沒有他的父親——鐵路「強盜男爵」（鐵路大王）E·H·哈里曼那樣賭博的天才。不過他在華盛頓的力量卻比他老子大幾倍。比如說，老哈里曼只不過偶然到白宮去，或者用通訊和大選捐款，來影響老羅斯福。

他自然也不無成就。老羅斯福寫信給老哈里曼說，「你老都是實事求是的人」，這句話無異承認了華爾街跟華盛頓的聯繫。

老哈里曼的兒子W·A·哈里曼，因爲是閣員，就更能有效的控制白宮了。

老哈里曼的眼光很偏狹。他的六萬哩鐵路的王國，是局限在美國領土裏面的。可是小哈里曼卻把視野擴展到國外去。

上西里西亞的鋅礦和鉛礦歸了波蘭，他們對蘇聯和波蘭人民政府免不了很不高興；因爲往常這些豐富的礦產是阿納康達（Anaconda）銅公司有份兒的。據說哈里曼家族曾在這一筆買賣中淨賺了九百萬美元—阿納康達銅公司曾用同值的股票送給他們。

哈里曼大聲疾呼要跟蘇聯開戰，其實是和上西里西亞把納粹趕走之後所發生的事件不無關係的。

讀者·作者與編者

一三〇九五號定戶：

（一）「白色恐怖」（White Terror）——通常指統治者鎮壓人民革命運動的高壓手段。在中國有時卻指「米荒」。

（二）貨幣貶值可以對外爭奪市場，簡單的說，比如法幣三十萬元合一美元，除開利潤運費等不算，國內值三十萬元的貨物，在外國就要賣一美元；如對外貶值，每一美元合法幣六十萬元，那麼，國內值三十萬元的貨物，行銷外國就只要賣半美元，豈不是比先前便宜了一半？假定他國的同類貨物仍售一美元，我們的貨物就可便宜多了，人家也就買我們的而不買別人的了。這樣子，豈不擴大了市場？不過這是最簡單的說法，撇開了許多因素不論的。至於我國通貨膨脹，法幣的對內對外價值日跌，卻不是上述那麼一回事了。

（三）你的意見很好，不過如你所舉的雜誌那樣做，也不足以了解作者的生平，只知道一個「銜頭」罷了。我們以爲你不如從本刊的文章本身去認識作者更好。

（四）唐努烏梁海，十九世紀初期在沙俄勢力下，至一九一四年正式成爲俄國的保護國。一九二一年那裏的人民實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國，稱爲吐芬人民共和國（Tuvinsk Peoples' Republic）。面積約二十萬平方公里，人口（一九三九）約八萬六千人。和蘇聯訂立友好協定。最高權力機關爲大烏拉爾（Great Hural）。（以上據一九四三年「簡明蘇聯百科全書」所載。）又據契弗拉諾夫（Chefranov）的「蘇聯自然地理」（一九四七年版）第一九九頁，吐芬巳加入蘇俄（RSFSR）成爲自治區（A. O.）。

＊

一四〇七三號定戶：

敝刊封底的八行外國文，都是「世界知識」的譯名，除英文外，爲德文、俄文、荷蘭文、世界語、法文、西班牙文、義大利文。唯其中俄文應改爲 Merovaya Kultura 更爲正確，下次製版時改正。

＊

一四二九二號定戶：

（一）你要我們介紹英文的前進刊物，很不容易一一寫出。本刊過去曾有介紹，可請參看。我們在這裏可

結。

哈里曼又把另外的億萬富翁引入商務部，這是在他把商務部裏的華萊士派和羅斯福派趕走了之後的事情。商務部次長勃魯斯（Bruce），是鋁業獨佔大王梅隆（Andrew Mellon，已故）的女婿。另一個次長波頓（A. M. Borden），則來自范德標和湯伯萊（Varderbilt and Twombley）家族。

羅凡特

哈里曼的伙伴——羅凡特，也是出自富有之家。他的父親跟哈里曼的父親是在鐵路與銀行上的盟友。羅凡特本身——副國務卿，跟勃朗兄弟國際銀行的勃朗家族底一個女兒結婚，於是更加富有起來了。

羅凡特的銀行後來就和哈里曼的銀行合併了。在這之後，羅凡特的銀行曾籌款協助美國的IG公司底建立——美國IG公司變成德國化學托辣斯I・G・法本（I. G. Farben Industrie）的美國分店。

哈里曼就個人來說，是比福萊斯特富有的。但這位國防部長的公司，卻是一個更大的國際借款機關。

福萊斯特

福萊斯特曾被華萊士指斥爲美國戰爭集團領袖之一，他推動戰爭的工作，在軸心與盟國還沒有開戰之前，早已進行了。作爲狄隆・里特公司（Dillon Read & Co.）的股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十年間，靠了摩根公司及由他的銀行所領導的辛狄加裏面的其他機構底合作，他撥出了十四億美元的國際借款。

這些借款的主要貸給人，就是德、義、日。

因此，在一九二〇年中，福萊斯特的機構借了六千萬美元給德國鋼鐵托辣斯（German Steel Trust 卽聯合鋼廠 United Steel Works）——那是希特勒的主要後台。希特勒的另一個後台，西門子・哈爾斯克（Siemens-Halske）電力托辣斯，在一九三〇年也從這裏得到了三千萬美元的貸款。

同一時期，親納粹的德意志銀行（Deutscbe Bank）也從今天這位國防部長的機構那裏得到二千五百萬美元。

如上所述，I・G・法本公司（鋼鐵托辣斯的領主之一）靠了狄隆・里特公司的協助，在一九二九年開始了美國的分公司：美國I・G・組合。同期，有許多親納粹的行莊，許多曾資助過希特勒，而且後來實際支持他掌握政權的行莊，都從狄隆・里特公司那裏取得美國的貸款。

美國其他銀行家，在德國法西斯的發展中，也都扮演過重要的角角。但是福萊斯特的公司，卻是德國軍備工業的主要貸款天使。

莫索里尼的義大利政府企業和日本的行莊，也從福萊斯特的機構得到巨大的貸款。

狄隆・里特在同一期間內給反動的拉丁美洲各國底貸款，也超過了九位數字（九位數字卽「億」）。

參院銀行委員會在一九三〇年初所作的股票交易調查，也說明狄隆・里特公司曾借款給荷蘭在印尼帝國主義者，給法國卡特爾，給英國在非洲的礦業家。

這就是把美國海軍陸戰隊派駐中國，把陸軍、飛機和軍事顧問派到希臘，把一千個配備坦克和火焰噴射器的陸戰隊到地中海去的國防部長底背景。

像福萊斯特那樣的人，正要把地中海變成銀行家們的海。

福萊斯特後來成爲狄隆・里特公司的董事長，於是在這帝國主義金融事業中變成一流紅人了。

福萊斯特又把一些同類的人物配置在國防部。陸軍副部長特萊柏（Draper）將軍，是他在狄隆・里特公司的助手。空軍副部長巴羅斯(Arhur S. Barrows)是 Sears, Roebuck 的董事，據「美國第一委員會」（美國的法西斯組織——譯者）宣布，是熱心資助該會的份子之一。

空軍部長史明頓（Smington）的情形也如此。他的妻系親戚彼遜(Charles Payson)底鋼鐵公司，就是他管理的；這位彼遜後來曾以十萬美元資助納粹宣傳雜誌「斯克立伯納氏評論報」（Scribners' Commentator）。

財政部長史奈德（Frank Snyder）就比較次要了。他只保留了聖・路易第一國民銀行副總裁的名義。但是史奈德並沒有在聖・路易的工業家中間整天開他的銀行董事會，他今天執行了哈里曼、福萊斯特和羅凡特等人的命令，那就恰等於執行他們的命令了。

對於這些人，什麼「民主黨」，什麼「共和黨」，這種招牌是沒有多大意義的。他們代表着要統治世界和在國內打擊勞工底帝國主義者。（治譯）

以一提的：上海出版的China Weekly Review（密勒士評論報），頗有些文章可讀。美國的 New Republic (新共和)，Nation (民族)(上海均有出售)及Masses and Mainstream（羣衆與主流）均可讀。英國的New Statesman and Nation（新政治家與民族）；蘇聯的 New Times (新時代)亦可參考。

（二）專有名詞不外三種：（1）人名，（2）地名，（3）機關或事件名。那樣的專門辭典，還沒有。葛傳槼的「英文新語辭典」（競文版）或可供參考。至人地名則各大英文詞典大都有附錄。

（三）本刊一向對新名詞或外國人名地名，必要時均加原文附註；以後也當這樣做。謝謝你的關照。

世界點滴

議員被剝奪了護照

高弼

所謂議會民主國家，對於國會議員，一向是不加以任何法律的限制的。因爲，議員是人民的代表，他要說什麼，要調查什麼，要往任何地方去，應該是享有充分的自由的。然而，在美國，自從有史以來，一個國會議員的自由權第一次受到了限制。那位議員就是二月中在紐約第二十四區的選舉中，一鳴驚人，壓倒了共和與民主兩黨的第三黨候選人伊薩克遜（Leo Isacson）。

伊氏是華萊士的第三黨第一個進入國會的議員，他當然受到非常妒忌。最近，伊氏要求護照，前往巴黎出席一個國際援助希臘遊擊隊的大會。他是以「美國支持民主希臘協會」所派觀察者的資格，前往與會的。但是，國務院拒絕了他的護照，理由是：這個民主希臘協會是反對美國援助希臘政府的政策的。

這件事，在美國人民中間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許多國會議員的意見，以爲他們儘管和伊薩克遜的外交觀點不同；但是，國務院的做法顯然違背了憲法，損害了議員的神聖權利，對於美政府是得不償失的。

伊薩克遜表示，他所要知道的是關於希臘的眞相而已。他決定再請求護照去巴力斯坦，看看國務院敢再拒絕他否。

又一個新聞自由的插曲

正在日內瓦新聞自由會議舉行的時候，美國共產黨機關報「每日工人報」的記者麥其爾（A. B. Magil），也提出了控訴。麥氏向國務院請求護照，前往巴力斯坦採訪新聞；但是，他的請求被拒絕了。麥氏打了一個電報給日內瓦的會議；日內瓦的美國代表團不能不把這件事轉知國務院。結果，麥氏得到了他的護照。這一下，美國所謂新聞自由的「鐵幕」，終於被衝破了。

誰來阻止胡鬧？

英・高特林作
馮亦代譯

高特林（Douglas Goldring）是當代英國的名作家。本文寫於義大利大選前。

義大利選舉越來越近，那句古話「上帝要毀滅的人，必先使他發瘋」也越來越顯得有意義了。過去三星期中，便有三個連接的夜晚，無線電中「國會本日動態」的節目總在危機卽將到臨的情況下，送許多聽衆入睡。

普通的公民並不像是我們的統治者所想像的那種笨蛋。許多人現在明瞭工黨內閣已經把我們這塊島國賣給美國做空軍前進基地，來換取馬歇爾計劃的援助。

一個人卽使不是位「專家」，也可以看到如果這一塊人口稠密的島土，用作爲原子彈進攻的基地，它本身便成爲原子彈報復的優先目標。

無疑，保守黨與工黨的統治階級，會在危險的時候十分迅速地「逃亡」。無疑，他們會帶着無比的勇氣與決心，從澳大利亞或加拿大的廣大土地上，來繼續指揮這一爲「自由」的戰爭。

對於工人階級大衆，就沒有大規模逃亡的可能。他們和他們全家便留下來去面臨另一次廣島大轟炸。除了安得生爵士的褐色紙（指燈火管制所用的遮光紙——譯註）及沙袋外，便沒有任何保護了。

怪不得各階級與各種政治思想的人逐漸害怕起來了，更不必再提那爲輻射線所造成的坟場。

令人不足爲奇的則是在把這一國家投入金元的懷抱之後，使我們落入於冒險與大可非難的境地中，顯然是一種與死神的接吻，而艾德禮先生及其伙伴們却不能不發起急來。

肅清共黨的決定也許可能集合一批無知與容易受騙的人，他們忘掉上次的大戰中，所有的獎士林們都是保守黨徒和愛爾蘭天主教份子，而納粹所殺死的兵士中共產黨籍佔有百分之九十。

連「同路人」也包括在內的意思，在於使祕密警察可以禁止及迫害那些要改變政治的任何一個人。「同路人」這一名詞可以應用在所有不同意做美籍英國人及反對民族自殺的英國公民身上的。

那些尊崇羅斯福總統的保守黨人及自由主義者，認爲我們應該促使政治家們依據羅斯福、史大林及邱吉爾三人在雅爾達會議中的決定，來維持世界和平；這些人也和左翼社會主義者一樣有被 M.I.5 偵詢的危險了。

現在統治我們的工黨——保守黨——自由黨的聯合已經不復再是「民主」的了，祇是個一黨政府，所有反對這一黨統治的都已被認爲非法。

歷史上從沒有一個時期比今日更能把世界依軍事的陣營分開，可以闡揚得十分清楚，可以歸納得十分簡單的。

羅斯福總統與威爾基承認，現在華萊士也領悟到，除非目前與天主教法西斯蒂反動派密切合作的獨佔資本主義同意讓社會主義國家自求解放，而不用原子彈的屠殺來威脅他們，否則人類必遭浩劫。

製造及控制原子彈的美國大公司與蘇聯及其聯合國家間的衝突之根，在於利益動機。

私人利益，姑不論是以金犢（以色列人崇拜的偶像——譯註）、金元或基督的十字架作象徵，是美國的宗教代替品，且形成了美國生活「意識形態」的基礎。這種私人利益以極大的財富與一時的權力給予少數人；而以繁榮、跌價、不安定及循環性毀滅的恐怖給予大衆。

社會主義共和國家的唯一罪惡在於它們限制大企業的利益動機，而且把這種限制付之實行，得到了大成功，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是得到工人階級的英勇鬥爭才建立起來的。

由於與東歐民主國家底秩序與進步的比較，我們從希臘得到了一個客觀的教訓，希臘是英美資本主義所貫獻的經典性的「展覽」，他們對這地區運用着完全的控制，而且化費了許多金元與金鎊。

爲了要把義大利變爲另一個希臘，便不惜創造危機及內戰，美國得到英法衞星國家的幫助，正對義大利的選舉區施以壓力。

使這種劍拔弩張可以爲英國大衆的意見接受起見，英美的報紙與政客不得不開始一種瘋狂的運動來反對「警察國家」、「集權政治」及「自由的敵人」，這些足以使那批戈倍爾博士們張口結舌，豔羨不堪。

最近報紙對於捷克歇斯底里的攻擊，實在是集英美說謊欺騙的大成。

美國那批軍閥們心裏在進行着的道路，是無可懷疑的。不久之前，那位計劃第一顆原子彈標的的科學家告訴他的同志們，說他們已經能夠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殺死七千五百萬蘇聯人，祇須犧牲一百不足的美國人就可以了。

這個魔鬼還說，如果我們總要殺死這些人，那末現在殺比在五年後殺要好得多。

馬丁(Glenn L. Martin)先生在三月二十四日紐約發表談話，說美國已經研究出一種輻射線雲層，「碰到它的人都要「一命歸陰」，此外還有細菌武器，若干細菌初期是潛伏的，「不久便使中這細菌的人害一種永不能復原的疾病。」這些最新的武器，「足以使得另一次要來的戰事，祇須在六天之內便可以分曉勝敗。」

他沒有提到的，則是紐倫堡的判詞，這判詞說那些參加準備這種惡毒方法的人，都應作罪犯看待。

就是這批有能力做這種可怕惡行的人，在爲利益之神服務，也就是這批人使工黨政府出賣了大不列顛。

誰來阻止這一胡鬧，挺身保衞我們的祖國，使我們的生命不必再仰求美國嗜戰者的憐憫呢？

坎特布里副主教、「倫敦時報」及「曼徹斯德導報」與「旁觀者」的編輯們，桂冠詩人卡敏斯，牛津及劍橋大學的副校長們應該來提倡這一運動，沒有什麽在阻止他們。

如果他們是虔誠的信徒，在他們的晚禱中便會想到，如果他們不挺身而出，他們是該入地獄的。

* *

巴力斯坦的前途

英·R. P. Dutt作

巴力斯坦將發生什麼？杜魯門總統最近的聲明，與其結果所引起的英美爭執，已經把這問題的緊迫性尖銳地提到最前線來了。

給猶太人同樣也給阿拉伯人帶來了苦痛的現在的恐怖，流血與紛擾將延續多久？

當英國士兵們本應送回到英國的緊迫的生產工作去的時候，他們被糾纏在這樣複雜的情節中還有多久呢？

當代管終了時，將發生什麼？是不是用了外面湧入的武器進行戰爭或內戰呢？或者是什麼假稱「暫時託管」的英美統治的新翻版呢？

帝國主義列強把巴力斯坦及其不幸的人民作為他們爭霸陰謀與野心的足球還有多久呢？

這些問題必須受到不僅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並且一切民主人民的迫切注意的。這些問題是和中東未來和平相聯結着的，而中東正是世界的主要的戰爭危險中心之一。

巴力斯坦問題不僅是巴力斯坦的猶太人民與阿拉伯人民的問題。假使這就是問題的全貌，假使沒有外來的干涉，那早就可以在民主的路線上解決了的。

聯合國大會已經在民主的路線上提出了解決辦法。但是英美現在卻故意怠工並且教唆衝突以阻止其實現。

目前情勢

巴力斯坦六十萬猶太人，和全世界幾百萬猶太人民一樣，多年來受了他們猶太復國主義領袖們的勸誘，去信託了英國——只是使他們自己受騙而已。於是他們在最近幾年又受了猶太復國主義領袖們的勸誘，去信託了美國。他們再又被殘酷地欺騙了，他們被用作抵押品，繼而被一下子扔下水去了。現在他們在憤怒中問着自己，他們前進的道路應該是什麼。

中東的四千萬阿拉伯人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與領土統治正燃燒着恨火，急切地為他們的自由而奮鬥。

他們已把他們的希望置於阿拉伯聯盟領袖的兇猛的號召與煽動中；這些領袖大多數是豪富的封建地主與王子，常具有親法西斯的耙鋑並且常受帝國主義的津貼的。

他們已經發覺阿拉伯聯盟領袖跟英國妥協了，而且正設法把他們的一切反帝情緒與願為流血鬥爭而犧牲的決心轉移開去，使他們不去反對帝國主義而去反對巴力斯坦的六十萬不幸的猶太人。

成千成萬的英國男兒們，本是被徵召入伍去向法西斯鬥爭、去向法西斯爭取勝利的，卻發現自已被帶進了一個互仇、轟炸、劓刺與流血的地獄的墳墓，在這中間他們遭逢兩造的同等的憎恨與憤怒，而其實他們和他們的家庭所需要的卻是，他們應該回到家裏去。

帝國主義已經帶給聖地的樂園便是如此的。

英國政策

這篇文章是寫在杜魯門與馬歇爾早要發表關於美國政策的聲明的前幾天的。可是現在計畫與政策的輪廓早已清楚的了。

英美關於巴力斯坦的政策只能看作他們在中東的錯綜的聯合和衝突與合作的循環的一部分。

英國原來用猶太復國主義作為它的楔子，以便鑽進中東，把分裂的因素帶進了阿拉伯世界而在巴力斯坦建立了它的基地。

但是當遍於中東的方興未艾的阿拉伯民族紛擾與叛亂使英國強權的地位不牢靠的時候，英國政策便轉而經由阿拉伯聯盟去和反動的阿拉伯封建頭子們聯合起來以支持其統治，而拋棄了猶太復國主義者了。

美國政策

美國來得較遲，曾經伸展其鑽入力量，排擠了英國的勢力，或則把英國勢力削弱到次要的地位。

美國是在阿拉伯與伊朗佔優勢的，而且已經藉着近來的石油協定取得了主子地位了。英帝國主義剛剛對猶太復國主義者冷淡下來，美國便成了猶太復國主義的最熱烈的贊助者，而且在這個基礎上放開了最狂熱最冒失的反英宣傳運動。

英國既被夾在魔鬼與深的死海之間，夾在狂暴的運動與美國壓力之間，夾在巴力斯坦的受美國津貼的猶太恐怖主義者與方興未艾的阿拉伯民族叛亂之間，使人情急智生地把巴力斯坦的爭執問題提交了聯合國，旨在暴露並且堵住美國的運動，或則跟美國達成一個妥協的解決。

蘇聯態度

可是一涉到聯合國，便加入了一個新的因素。現在蘇聯是能夠運用其影響了。

聯合國委員會提議代管的結束，巴力斯坦的獨立，並且或為兩民族的聯邦（此意見為南斯拉夫等國所支持，在委員會中佔少數），或為兩個獨立國，一個是猶太人的，一個是阿拉伯人的（佔多數，主要地為捷克）。

蘇聯雖認為統一的聯邦是可取，但同樣認為這種合作的必要條件尚未存在，因此支持了建立兩個獨立國。

蘇聯與美國的聯合支持確定了聯合國大會不顧英國的反對而採用了這個建議。

英帝國主義便公開地用盡一切方法搗亂聯合國的決議，包括給予英國津貼訓練並武裝的阿拉伯聯盟各國的力量以種種便利，使侵入巴力斯坦。

美國經過一個時期的躊躇並且發現自已已和蘇聯站在一條陣線上因而感到極度困惱以後，終於解決了它的問題，翻一個觔斗而公開地拋棄了聯合國

最近，由於美國突然聲明撤消對巴力斯坦分治案的支持，重又主張暫時託管，經過月餘的蔓延，戰火終於在聖地燃燒起來了。

巴力斯坦的現狀怎樣？英美蘇對巴力斯坦的態度如何？美國為什麼對巴力斯坦的政策出爾反爾？巴力斯坦問題應該如何解決呢？本文作者杜德，是英國當代權威政論家，本文對這些問題有一個最簡明扼要的說明。

一個澳洲軍官眼中的希臘

Olive Sutton

脆弱的支柱（英報）

舍巴德上校（Colonel Alexander W. Sheppard）是去年三月離開希臘的，他那時是英國經濟代表團的團長，澳洲人；他辭了職，就離開那個他熱愛的國土了。然而他跑到無論什麼地方，總是不停的說着希臘。「希臘是西班牙第二。先前我們對西班牙不肯關心，後來就得用血來償付了。要是我們今天不關心希臘的話，我們將來也會再度用血來償付的。……」他說：「希臘今天的經濟情形比德軍被驅逐出境的時候惡劣得多了。」他說：「希臘國軍每天都一批批逃亡到游擊隊那邊去。他們知道他們的作戰，不是爲着一個良好的事業，而是對抗一個良好的事業。」

許多人都問：像舍巴德上校那樣子的人，怎麼會有這樣的看法的。我把這個問題問過他。他嚴肅地回答：「凡是見過我在希臘所看見的物事的人，只要他是有人性的，都想多多少少給希臘人民做點工作。這是爲着文明的原故，假如不是爲着別的原故的話。」

他世世代代是職業軍人。一九四一年他隨澳軍遠征希臘。

他確信希臘人民所要求的祗是民族自主和自由。據他估計，民主軍約莫有五萬人，其中大約三萬六千在馬其頓，一萬四千分散在特沙里（Thessaly），伊壁魯斯（Epirus）和彼洛旁尼棠斯（Peloponnessus）（譯者按：民主軍於三月中在這三個地區發動全面攻勢）。

他曾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訪問過馬柯斯，那是在貝勒斯山（Belles Mt.）間的戰鬥司令部裏；一九四七年二月，他又在納斯托里安（Nastorian）附近第二次和馬柯斯見面。民主軍的永久性總司令部是在奧林匹斯（Olympus）山區的，他說，格勒維拿（Grevena）則是解放區行政中心。

他說：「馬柯斯的樣子，看上去約莫有六十歲，但其實還不到五十。典型的戶外人物，說話斬釘截鐵似的——像個大兵。」據他說，奧林匹斯山附近的總司令部是「一個很小的有秩序的鄉村。」但戰鬥司令部——他搖了搖頭——「却只是臨時性質的。」

他開始說他的朋友葉西蘭特（Ypsilantes）的故事了。——他常常記起他這位朋友。他之所以常常說起葉西蘭特，因爲他是許多游擊隊的典型，而且又是他所十分喜歡的一個朋友。他最初認識葉西蘭特是在一九四一年，那時澳軍在東北柯薩尼（Kozani）區撤退；他發現若干裝備物資放置的位置太危險，當地的高等學校教員葉西蘭特就自動報効來搬運這些物資。「他指揮了騾子和希臘人，完成了這一樁工作。那是一種非常偉大的冒險。……」舍巴德上校離開了希臘若干個月，只是在德軍退出希臘之後，他纔帶着救濟隊重來。他自然設法打聽葉西蘭特的去向。他找到了。原來葉西蘭特已經在抵抗運動中指揮着一些學生軍。一九四四年三月，他的一營人，捉到了爲德軍做保安隊長的桑托普里斯。他們把這個賣國賊判處了死刑。

桑托普里斯的弟弟發誓：他要捉到葉西蘭特替哥哥復仇，但是他那裏捉得到。光復之後，這位弟弟做了保皇黨政府的保安隊長。葉西蘭特只好和他的愛人柯拉上了山，他的母親父親和兄弟都被那位保安隊長殺害了。「我親自把他們埋葬了，」舍巴德說，「後來我又看見柯拉的首級，掛在電線桿上。那是一九四六年初秋在西馬其頓的事。她到那裏的山間去會晤葉西蘭特，同來的時候在路上給捉到了。她只有二十五六歲！」

他回憶說：「英軍初到希臘的時候，英國人很受歡迎。」他記得如何爲人民解放軍的部隊燒柴的事。「現在，」他說：「保皇黨把救濟物資囤積起來，幾千幾百噸聯總的物資倒沒有分發。爲什麼？因爲他們拿它來做反對人民的武器。」

這位上校到過美國，現在又回到澳洲去。一談起話來——他就提到希臘。（張沅譯）

的決議，包括它自己從前對這決議的支持，反而要求對巴力斯坦的「暫時託管」了。

戰爭計劃

這些新行動的目的是顯然的。英國和美國都關心於化盡一切代價把蘇聯勢力排斥於中東以外，而且不論用什麼形式來維持對巴力斯坦的實際上的帝國主義統治。

正如華盛頓新聞論述馬歇爾拋棄聯合國決議的聲明時說：「這個並不是出賣。這只是不顧死活地努力減削蘇聯干涉的危險而已。」

現在正作着嘗試，以英美的排解來替代聯合國的決議，這樣排解將使巴力斯坦仍舊被奴役着而在實施中將使英國軍隊繼續留駐。

這些計畫是和美國的戰爭計畫聯繫着的。中東將被開發爲一個主要的反蘇軍事基地。對於巴力斯坦的新計畫是戰略的馬歇爾計畫的一部分。

英國和美國對於巴力斯坦的猶太人或阿拉伯人的需要或福利都是不關心的。他們更關心的是石油的實利，是它們在中東的統治以及它們的反蘇戰爭準備。

繼續奮鬥

作爲巴力斯坦問題的一個民主的解決方法的聯合國決議，爲其實行而奮鬥，是必須前進的——爲了巴力斯坦的完全獨立，並且爲了沒有外來干涉的民主的猶太人民與阿拉伯人民國家的憲法（具有自願的密切合作甚或最終統一的最充分的可能性的）。

戰爭的威脅主要地起於外來的挑撥與外來的軍火供給。

對於英美政府對聯合國巴力斯坦問題決議的怠工必須表示最廣泛的民主的反對。

我們要求，英國政府忠誠地接受聯合國大會決議並且給聯合國委員會以最充分的合作與一切便利，俾實行安理會所規定給它的任務。

我們要求一切英國軍隊從巴力斯坦最迅速的撤退。

我們要求，外約但前線的軍力（事實上是在英國命令下動作的）立刻從巴力斯坦撤退。

同時，需要世界民主輿論迫勸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宣布立刻停戰並經由聯合國委員會的良好職權，在建議的新國家的一切特出的問題上開始談判。

站在猶太與阿拉伯羣衆的立場上，他們之間的衝突只有幫助了英美對巴力斯坦保持更堅固的掌握，對兩方人民都是有害的。

只有依靠聯合與統一的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巴力斯坦的人民才能完成眞正的永久的獨立。（思定譯）

知識份子在蘇聯

一個典型的女青年

這是摘自「戰後蘇聯印象記」中的一節。從這裏，我們可以略見知識份子在蘇聯生活的一斑。

英坎特布里副主教詹森作
賓符譯

現在，要談到我最基本的問題，照人們在戰後幾年中所看到，蘇維埃社會究竟產生着怎樣的個人典型呢？且讓我描寫幾個我所熟悉的個人，和我所遇到更多的典型人物，來回答這一問題吧。大部份的青年，都是誕生在新秩序中的。

考察蘇維埃公民，尤其是蘇維埃青年的性格的機會是很多的：在蘇維埃的農場和工廠裏，在蘇維埃的廣播電台、戲院、醫院、實驗室和家庭中，我都遇見過他們。我曾和各種民族的青年，到遼遠的高加索——這對於我的同伴和我都是新鮮的地方——去作廣泛的旅行，在毫無拘束的快樂中，在危險、困難和疲勞中，或者是在同對古文化、特殊宗教和現代的成就的初步研究中，顯示了多方面的蘇維埃個人的生活。青年和青年打成了一片，我看到俄羅斯青年和高加索青年在一起，還有喬治亞、猶太或烏茲貝克的青年；我又看到烏克蘭的青年同着列寧格勒的青年。我不但看到了他們，也參加了他們的生活，他們的遊宴、甚至於他們的祕密。我看到過他們歡笑和流淚。我看到過他們熱烈的情感表現，也聽到過他們對於抱負和困難的訴說。

我第一個要描寫的是我所最熟悉的伊娜・考拉科芙斯卡耶（Inna Koulakofskaya），她是我們主要的引導者和三個月旅程中的伴侶。

一九一七年，伊娜生於離烏克蘭基輔不遠的齊托米爾（Zhitomir），一個眞正的革命的孩子。他的父親是藥劑師，是因戰爭而死的，母親則是學校畢業生，後來當教師，現在和伊娜同住在莫斯科的家中。伊娜的丈夫是戰死的；她有兩個孩子，一個四歲，一個六歲，都由她撫養着。

伊娜給我以觀察的機會，那是別人很少能夠得到的。我從每一不同角度中看到了她的活動：無論在遊樂中、在危險中、在困難中、在勞苦工作中、或在心神不安中。經過了她自覺或不自覺的指示，我對蘇聯婦女知道了許多。在她由嬰孩而女兒、而學生、而妻子、而母親的經驗中，我可以追溯過去三十年來蘇聯婦女的解放和擴大的階段、的動機、的推進力。

有許多事情我是偶然知道的；當我們日益熟悉時，伊娜說出了她幼年的經驗。她答應我把它們記下來。她的父親是中等階級激進的智識份子，第一次大戰出征波蘭時，在布登尼指揮的紅軍中充任醫生。雖然他到一九二二年纔成爲共產黨員，他卻被士兵們選爲他們的代表，那是他軍中唯一這樣選出來的官員。他受了傷。他在內戰中一直患着病。

他切望伊娜變得像一個男孩子似的強健、活潑和敏捷，他很早就教着她爬樹、游泳和騎馬——這已成了她從不荒廢的習慣了；在我們的旅行中，亞細亞或高加索的每一株樹，每一條山谿或河流，她都熟悉的。一個夏天的下午，我和她繞着列寧格勒大廣場作了一次自由車的比賽，比賽的工具是從當時正等候着長距離步行競賽員到達的裁判員那裏借來的。

第一次大戰以後，伊娜的母親充當了第一個女律師。伊娜當時是唯一的孩子，被送進了幼稚園；其實，家庭對她的影響，要比學校還深刻。

詼諧而溫和，她父親是一位高尚的人物，善於跟小孩子們說故事。他編造了一則小矮人到孩子面孔上旅行探險的童話——那是用一隻手指一步一步裝勢的——從藍色的湖（眼睛），大平原（眉毛），黑森林（頭髮），神祕的洞窟（鼻子和耳朵），一直到可怕的張開的洞窟（嘴巴）爲止，就在這令人戰慄的深處，那小矮子恐怖地逃走了——說得小孩子津津有味地着了迷。

自己是誠實不欺的，他更教他的孩子誠實。「伊娜，」當他發覺孩子有欺騙的情形時，就烏溜溜地望着她的眼睛說。「伊娜，我看到你眼中有一個黑點呢：你沒有說出了眞話。」她從此就再也不撒謊，而她的父親終於說：「我是可以永遠信任伊娜的。」

考拉科芙斯卡耶博士是一位博覽的人物，他設置了一個有趣的圖書館，伊娜可以自由去借書；家庭中對於報紙以及每一政治和社會問題的透切討論，對伊娜的教育無疑有大部份的貢獻。

伊娜七歲那年受了許多疾病的困擾——痲疹、猩紅熱、肺炎——有兩個月徘徊在生死的關頭。她的父親從不離開她。醫院當局允許他減薪，每天只做三小時的工作；他其餘的時間就消磨在孩子的身上，當那緊張的日子裏，他只是睡在她旁邊的木凳上。從此以後，她沒有生過重病。

十四歲時，因爲她學校裏沒有第四級，她進了技藝學校。那裏的課程都是些針線、縫紐和刺綉，她毫不感興味，而且目光也不合水準。她進了語文學校，她在那裏學習數學、化學、文學概論和英文，十七歲時，她已表現了翻譯家的才能。

伊娜在作學生時是好學不倦的，對於任何成績永遠不滿足，她探求着每一種學術研究的背景，廣泛閱讀着有關某一問題的材料，並加以深入的探討。十六歲時她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莊嚴地宣誓爲團員。這在她是一件嚴肅的大事，有類於她進大學時的感覺，有類於一個英國女孩子在宗教上「堅信禮」那天（Confirmation day）的感覺，她在家裏備置了一個典禮的蛋糕，以資慶祝。

她對於交友有誠摯的熱情，伊娜在二十二年前結識了一個眞正的知己，至今不變。這定交始於兩個孩子在公共花園中爲了一枝紫丁香花的爭執，那時她的父母初次到莫斯科去了。伊娜要一枝較好的紫丁香花，遭到拒絕。她抓住了另一個女孩子。一星期後，她們就成了永久的好友。

雖然是自由自在地生長的，伊娜卻從她雙親的教養下養成了端莊和自制的習慣，她對於一位親戚講着叫女孩子臉紅的不愉快的故事，表示憎厭。像大多數俄國女孩子一樣，她既不吸煙也沒有浮薄的「狎昵」的舉止。

十六歲時她和一個男孩子發生了戀愛，而這孩子又愛上她的女友，青年期的熱戀繼續了兩年。伊娜看到這是無望了，她離開了這孩子。待那孩子再來愛她時，可

已經太遲了。後來他和一位物理專家結了婚，他起先所愛的女孩子，同時也與另一個英俊的青年結婚。這兩個婚姻都沒有孩子，這個人現在教養着伊娜的孩子。

伊娜在一個朋友家裏遇到她的丈夫，當時她十九歲，他二十四歲。他們一見就愛上了。雖然受的是地質學者的教育，他卻又進了語言學校，由於他的才能，他被派到莫斯科，就在這裏他和伊娜相遇，五個月後就結婚了。結婚生活的快樂受到了挫折，他們終於分離了，據他說，這是因為她生理上太年青，不喜歡兩性的接觸。他們仍是朋友，而他撫養着她的孩子。最後，他們重又結合，過着完全快樂的生活，直到他在戰爭中陣亡。

伊娜猶如其他更多的學生，當她結婚時還沒有畢業。她以已婚婦人的資格繼續讀書。大考在六月。她在五月裏養了孩子。在她生產以前，她得到兩個月的休假，她仍在家裏用功學習，學校特許她提先在四月底考試。在歷史考試時，監試教師看到她健康的情形，就說：「我想還是不用通常方法來考問你的好；合乎你的書本和摘記給我看吧。」她婉言辭謝了，仍舊參加通常方式的考試，她得到三個優等之外，又加上了「超等」。

當她將分娩時，她丈夫把伊娜送到產科醫院裏；她的朋友們都紛紛贈送玫瑰花；後來她丈夫又把她和孩子接回家中。以後的六個月是伊娜一生最快樂的時期。接着是她丈夫被指任為對外文化委員會的主任編輯並在家聽候軍役的命令。孩子三歲了。德國人疾趨莫斯科，她丈夫志願加入了工人的步兵大隊。他還不是一個黨員。

她和丈夫在莫斯科的防守壕裏一同工作，之後，莫斯科越來越緊了，而她又再度懷孕，伊娜和她的妹妹，就於十月底被遣送到伏爾加河畔新喀山(New Kazan)的喀列斯托波爾(Christopol)。她被指定去喀列斯托波爾的一個牛油廠工作，經了三星期的訓練，她被派定了職務，並有了糧食配給證。懷着四個月的身孕，站立在徹骨寒冷中，那真使她難以忍受，甚至比在莫斯科用凍僵的手指掘壕還不如。

消息傳來，她丈夫可以有兩個月的休假。她要回莫斯科；這是一段危險的路程，大半得坐馬拖的雪車。她在市集上碰到兩個不相識的人，動身到喀山去，她加入了他們，答應付給他們所希望的最高的費用。事情還不止此，她更遭到了怒詬。那兩個四十八歲或五十歲的粗漢，操着俄語，在他們的馬上兇很地咒詛着；他們把她當作小孩子，給她蓋上被，忽東忽西地帶着她到半路休息的屋子裏，讓她佔着最好的位置，她總算能在溫暖中乘間小睡。兩人中之一是同來的傷兵——另一個則是預備兵。他們不時對她戲謔，說着：「幹嗎還把她帶到遠遠地方去：為什麼現在不就殺了她，搶了她的錢；她一定有錢的。」

伊娜父親在喀山車站迎接她，勸她回去。她堅決地說：「爸爸，如果他永不回來了，你一生還能寬恕自己麼？」他立刻回答說：「去吧。」她就又上路了。到了莫斯科，她走進他們的房間。房間是空的。她奔到鄰家去，終於發現他還在鎮上。她快樂極了，買了菓醬和珍貴的油炸的乾菓——那是糧食的代替品——算是慶祝相見的小宴。

這時莫斯科正遭着嚴重的破壞。但他們在共同愛好的心光的映照下，一起在小而溫暖可人的房間裏工作着，過了快樂的一月。伊娜教她丈夫讀英文。他再度被召入伍了，於是他們備了一些糖菓、餅乾和酒，作為離別的聚餐。他知道伊娜需要一件黑絲絨的上衣，便對她說，到她二十五歲那年會有的。他送給她一本巴爾札克的書，上面寫着：「這不是作為絲絨上衣的代替品，那上衣要等到相當時間纔會來。」

伊娜看着她丈夫離去後，她就獨自面臨着一天勝過一天的困難——食物缺乏，沒有電火，沒有配給證，她每天只在印刷所的餐室裏喫一餐，那還是從她父親分出來的一部份：她常是挨餓。四月中，一封信來了。「這是你丈夫的筆跡麼？」一位善良的鄰人說。「我沒有回答她，我只能叫喊。」

這就是結局。伊娜拍了電報給父親。他回來了，重行恢復他在衛生研究所的工作。他們是安慰的。他們一同讀着學習着英文。他們打算寫一本關於前線的蘇維埃醫生和護士的書。他忽然生了病。兩天之後他死了。他在臨終的時候說：「不要哭，孩子；那會影響到嬰兒的奶汁的。」又是孤獨地剩下了她和嬰兒。

伊娜在大學的成績非常好。三年之中她得到三十七次的優等。但因了一位同屋裏友人的死，忙亂了一陣，她不幸錯過了大考的機會。第四張的考試紙上有三個問題。第三個題目出自她所未曾讀過的一本書，但她回答得很好。考試的教師問她：「你可讀過這本書？」「沒有」，她說。她的誠實使她喪失了優等的成績。她可以要求重考，但遭拒絕。現在她沒有什麼需要了；但她繼續學習着。

她的記憶力是可驚的。在一次宴會中，有二十次以上的演說歡迎我。演說着中有一個是愛倫堡，說着很快的法文，而且離開我十分遠。後來我問伊娜，「你能記得起愛倫堡的話麼？」

「每一句話我都記得」，她說。

另一次，我們整個早晨在塔什干的棉產科學研究所，我仔細地摘錄着一張科學的表格。「你儘管隨意寫下來，主教，」伊娜說：「要是你怕麻煩，我可以把它全記住。」

在列寧格勒，我希望有一份丹耶日記的摘要，我提議回去抄一份。雖然我從未請伊娜加以記憶，但她卻已記住了每一要點，而且完全寫了出來。

她精通英文，能讀綽塞（Chancer）的原文，曾和她的朋友化五天功夫，譯出了帕列斯脫萊（Priestly）最近的劇本「檢查官的來訪」（The Inspector Calls）。她可以討論任何時期的文學、哲學或神學。她的法文程度也不下於英文。她眞是一個動人的伴侶，誠懇、溫和而機智；她供給我以豐富的俄國俗諺。她對每一個人總是溫和而有幫助。她做着大家認為要做的，可貴的自動的公共工作。永遠思慮周到，永遠非常快樂，雖然因組織我們長程旅行的極度緊張，常常累得她精疲力盡，但她從不疲倦，從不推卸一件小事情，也從不犯過失。伊娜是最堅強的愛國者，她信仰着蘇維埃社會主義新秩序的正確和智慧，認為她和別人在這個秩序之內工作，是為了偉大的目的。她尊重史太林為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工程師。任何別的政權，要產生一個伊娜·考拉科夫斯卡耶這樣的人，是不可能的。

美國小景

紐約下午報漫畫

Monda Kulturo　World Culture
Culture Mondiale　Weltkultur
Cultura Mundana　Культура Света
Cultura Mondiale　Wereldcultuur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十七期

美·普列特作　陳原譯（不日出版）

美國與戰後世界

作者普列特氏爲英國工黨議員，也是有名的政論家。戰前他曾著有"Light on Moscow"一書，風行一時（有中文譯本）。本書無疑是普氏最新的力作，在短短六萬言的篇幅中，他提煉了直到此刻爲止的關於美國的大量材料，給美國在戰後世界中的地位和動向，鈎出了一幅最明朗的輪廓畫。全書共分十三章，從美國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過程，敍述到它的擴展運動如何達到現在的階段，以及如何引起美國進步勢力的鬥爭。這確乎可以幫助我們對於正在發生的事情作一清晰的判斷。還有，本書不但內容豐富，文字亦復清新可誦。陳原先生譯筆忠實流利，尤見可貴。

戰後蘇聯印象記

英　坎特勃里副主教　詹森作　賓符譯（排印中）

本書作者休列特·詹森氏（Hewlett Johnson）是英國坎特勃里的副主教，他自一九一七年以來，就潛心蘇聯的研究。這本書是他在戰後蘇聯經過長時間實地考察以後寫成的。他所考察的範圍可說無所不包，鉅細靡遺。就旅行的歷程言，北到列甯格勒，南到史太林格勒，更南到亞美尼亞和喬治亞共和國，然後向東到亞洲的塔什干薩瑪肯特；就接觸的人物言，他曾遇到了教育家、戲劇家、藝術家、科學家和建築家……他遇到了亞美尼亞、喬治亞、和烏茲貝克的大學教授和行政領袖，他遇到了在塔什干製造有色棉花的科學家。他遇到了各種民族的農民和工人……他遇到了最高蘇維埃主席斯維爾尼克。他遇到了莫洛托夫。他遇到了史太林。此外，他又分章描寫了蘇聯的內政、外交、工業、農業、教育、兒童、衞生和藝術，他說明了蘇聯對於宗教、婚姻和家庭的立場。一忽兒用望遠鏡，一忽兒用顯微鏡，他以科學家認眞的態度，宗教家慈祥的眼光，不偏不倚地描出了一幅戰後蘇聯的立體的圖畫。全書二十萬字，譯文業已脫稿，現在排印中。

世界知識叢書

名家執筆　立論正確

本社出版國際問題研究書籍，目的在幫助讀者大衆認識世界大勢，灌輸時代知識，以客觀的態度分析和研究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重要問題。執筆者均爲當代國際問題名家，立論正確，文字流利，可作學校補充讀物及自修參攷用書。

豪門美國

美·賽爾提斯作　杜若·張摯·樂棄合譯（排印中）

本書係美國名記者賽爾提斯（George Seldes）近作，原書名「一千美國人」（1000 Americans），副題爲「美國眞正的統治者」（The Real Rulers of U.S.A.）。書中對美國財閥控制美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的祕密，作無情的揭露。他用了探照燈似的筆，直射到每一角落。大勢力、大企業、大雜誌、大反動，都在他權威的事實的透視下，毫髮畢現了。大胆潑辣，簡直令人咋舌；所言所述，又復有根有據。誠國際問題的奇書，亦報告文學之上乘。這是一本名符其實的「美國內幕」，也是一扇窺視華爾街的幕後活動的窗。凡欲認識今日美國者，不可不讀此書。全文分四篇，十七章，約十六萬餘言，現已由杜若、張摯、樂棄三位先生精心譯出，最近即可出版，請讀者注意。

戰後世界經濟與政治（再版本）　沈志遠譯　定價三十八萬元
世界現勢十講（再版本）　李純青等著　定價十五萬元
俄羅斯問題　茅盾譯　定價十萬元
德國問題內幕　賓符譯　定價四萬五千元
麥帥陛下　梅碧華譯　定價六萬五千元
世界新形勢　賓符等著　定價六萬元
世界知識合訂本
第十五卷全卷　定價三十五萬元
第十六卷上冊　定價二十五萬元
第十六卷下冊　定價二十五萬元